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第四百五十一卷～第四百六十卷）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 乾隆大藏經 • 大乘般若部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五十一 第二分梦行品第五十六

尔时，具寿舍利子问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梦中行此三三摩地，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不？”

善现答言：“若菩萨摩诃萨昼时行此三三摩地，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者，彼梦中行亦有增益。何以故？舍利子，昼与梦中，无差别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昼行般若波罗蜜多，既名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梦中行般若波罗蜜多，亦名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三三摩地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为增益应亦如是。”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诸菩萨摩诃萨梦中造业为有增益有损减不？佛说有为虚妄不实、如梦所造，云何彼业能有增益亦有损减？所以者何？非于梦中所造诸业能有增减，要至觉时忆想分别梦中所造，乃有增益或有损减。”

善现答言：“诸有昼日断他命已，于夜梦中忆想分别深自庆快；或复有人梦断他命，谓在觉时生大欢喜。如是二业，于意云何？”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无所缘事，若思、若业俱不得生；要有所缘，思、业方起。梦中思、业，缘何而生？”

善现答言：“若梦、若觉，无所缘事，思、业不生；要有所缘，思、业方起。何以故？舍利子，要于见闻觉知法中有觉慧转，由此起染或复起净；若无见闻觉知，诸法无觉慧转，亦无染净。由此故知，若梦、若觉，有所缘事，思、业方生；无所缘事，思、业不起。”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佛说思、业皆离自性，云何可言有所缘起？”

善现答言：“虽诸思、业及所缘事皆自性空，而由自心取相分别，故说思、业，有所缘生；若无所缘，思、业不起。”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梦中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为实回向所求无上正等觉不？”

善现报言：“慈氏菩萨，久已得受无上菩提不退转记，唯隔一生定当作佛，善能酬答一切问难，现在此会，宜请问之。补处慈尊，定应为答。”

时，舍利子如善现言，恭敬请问慈氏菩萨。

时，慈氏菩萨语舍利子言：“谓何等名慈氏能答？为色耶？为受、想、行、识耶？为色空耶？为受、想、行、识空耶？且色不能答，受、想、行、识亦不能答，色空不能答，受、想、行、识空亦不能答。何以故？舍利子，我都不见有法能答，我都不见有法所答，答处、答时及由此答亦皆不见。我都不见有法能记，我都不见有法所记，记处、记时及由此记亦皆不见。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本性皆空，都无所有，无二无别，毕竟推徵不可得故。”

尔时，具寿舍利子复问慈氏菩萨摩诃萨言：“仁者所证法为如所说不？”

慈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证法非如所说。何以故？舍利子，我所证法不可说故。”

时，舍利子便作是念：“慈氏菩萨智慧深广，修一切种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久已圆满，用无所得而为方便，于所问难能如是答。”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于意云何？汝由是法证阿罗汉果，为见此法性是可说不？”

舍利子言：“不也，世尊。”

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法性亦复如是不可宣说。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我由此法于其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受记。’不作是念：‘我由此法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生犹豫：‘我于无上正等菩提为得、不得？’但作是念：‘我于无上正等菩提定当证得。’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闻甚深法，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没、亦不忧悔，决定自知：‘我当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穷未来际。’”

第二分愿行品第五十七

尔时，佛告具寿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见诸有情饥渴所逼，衣服弊坏，卧具乏少，所欲资财皆不如意。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拔济如是诸有情类，令离悭贪，无所匮乏？’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资具匮乏诸有情类。如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受用种种上妙乐具；我佛土中诸有情类，亦受种种上妙乐具。’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布施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净戒波罗蜜多，见诸有情烦恼炽盛，更相杀害乃至邪见，由此因缘短寿多病，颜容憔悴无有威德，资财匮乏生下贱家，肢体缺减，众事鄙秽。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拔济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诸恶业果？’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净戒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众恶业果诸有情类，一切有情皆行十善，受长寿等殊胜果报。’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净戒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更相忿恚，口出矛□毁骂凌辱，以刀杖等互相残害，乃至断命恶心不舍。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拔济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如是诸恶？’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烦恼恶业诸有情类，一切有情展转相视如父如母、兄弟姊妹、妻子眷属，不相乖违。’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安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懈怠懒惰，不勤精进，弃舍三乘，亦不能修人天善业。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拔济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懒惰懈怠？’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懒惰懈怠诸有情类，一切有情精进勇猛，勤修善趣及三乘因，生人天中速证解脱。’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精进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静虑波罗蜜多，见诸有情五盖所覆，失诸静虑、无量、无色。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拔济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诸盖散动？’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静虑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具盖散动诸有情类，一切有情自在入出诸静虑等微妙胜定。’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静虑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愚痴恶慧，于世、出世正见俱失，拨无善恶业及业果，执断执常、执一执异、俱不俱等种种邪法。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拔济如是诸有情类，令其远离恶见邪执？’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恶慧邪执诸有情类，一切有情成就正见，种种妙慧具足庄严。’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三聚差别。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离邪定及不定聚？’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邪定及不定名，一切有情皆住正定。’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堕三恶趣受诸剧苦。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令其永离三恶趣苦？’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三恶趣名，一切有情皆善趣摄。’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由恶业障，所居大地高下不平，埠阜沟坑、秽草株杌、毒刺荆棘，不净充满。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永灭除诸恶业障，所居之处地平如掌，无诸秽草株杌等事？’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诸杂秽业，所感大地平坦庄严，丰诸花果，甚可爱乐。’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薄福德故，所居大地无诸珍宝，唯有种种土石瓦砾。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多罪少福诸有情类，令所居处丰饶珍宝？’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多罪少福诸有情类，金沙布地，处处皆有吠瑠璃等众妙珍奇，有情受用不生染著。’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凡所摄受多生爱著，发起种种恶不善业。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多所摄受诸有情类，令其永离爱著恶业？’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多所摄受诸有情类，一切有情于色声等，无所摄受不生爱著。’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有四色类贵贱差别，谓刹帝利、婆罗门等。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无如是贵

贱差别？’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四种色类贵贱差别，一切有情同一色类，悉皆尊贵，人趣所摄。’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有下、中、上家族差别。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无如是下、中、上品家族差别？’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下、中、上品家族差别，一切有情皆同上品。’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端正丑陋形色差别。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无如是端正丑陋形色差别？’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端正丑陋形色差别诸有情类，一切有情皆真金色，端严殊妙，众所乐见，成就第一圆满净色。’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系属主宰，诸有所作不得自在。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得自在？’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诸有情类得无主宰，诸有所作皆得自在，乃至不见主宰形像，亦复不闻主宰名字，唯有如来、应、正等觉，以法统摄名为法王。’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有地狱等诸趣差别。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诸有情类，令无善恶诸趣差别？’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善恶诸趣差别，乃至无有地狱、傍生、鬼界、阿素洛、人、天名字；一切有情皆同一类，等修一业，谓皆和合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谛，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修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

一切相智，修行菩萨摩诃萨行及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四生差别，所谓胎卵及湿化生。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令无如是四生差别？’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四生差别，诸有情类皆同化生。’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无五通慧，诸有所作不得自在。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皆令获得五神通慧？’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诸有情类，五神通慧皆得自在。’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受用段食，身有种种大小便利，脓血臭秽甚可厌舍。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受用段食诸有情类，令其身中无诸便秽？’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诸有情类，唯同受用妙法喜食，一切皆似极光净天，内外身支无诸杂秽。’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身无光明，诸有所作须求外照。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离如是无光明身？’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诸有情类，身具光明不假外照。’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所居之土，有昼、有夜、有月、半月，时节岁数转变非恒。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诸有情类，令所居处无昼夜等时节变易？’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昼夜、月半月等时节之名。’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寿量短促。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离如是寿量短促？’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诸有情类，寿量长远，劫数难知。’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身无相好。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得相好？’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诸有情类，身具相好圆满庄严，有情见之生净妙喜。’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有情类离诸善根。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诸有情类令具善根？’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诸有情类，一切成就胜妙善根；由此善根能办种种上妙供具供养诸佛，乘此福力随所生处，复能供养诸佛世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具身心病。身病有四，谓风、热、痰及诸杂病。心病亦四，谓贪、瞋、痴及慢等病。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身心病苦诸有情类？’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诸有情类，身心清净无诸病苦，乃至无有身心病名。’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种种意乐三乘差别。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诸有情类，令其弃舍二乘意乐，唯令乐趣无上大乘？’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诸有情类，唯求无上正等菩提，不乐声闻、独觉乘果，乃至无有二乘之名。’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起增上慢，未得谓得未证谓证。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济拔如是诸有情类，令其弃舍增上慢结？’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

，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增上慢者，一切有情离增上慢。’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有如来、应、正等觉光明寿量、弟子众数皆有分限。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云何得光明寿量、弟子众数皆无分限？’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令我尔时光明、寿量、弟子众数，皆无分限。’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有如来、应、正等觉所居之土周圆有量。见此事已，作是思惟：‘我当云何得所居土周圆无量？’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十方各如殑伽沙数大千世界合为一土，我住其中，说法教化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见诸有情生死长远，诸有情界其数无边。见此事已，作是思惟：‘生死边际犹如虚空，诸有情界亦如虚空，虽无真实诸有情类，流转生死及得解脱，而诸有情妄执为有，轮回生死受苦无边，我当云何方便济拔？’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无上法，皆令解脱生死大苦，亦令证知生死解脱都无所有毕竟皆空。’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第二分殑伽天品第五十八

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殑伽天，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当具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所严净土，如今世尊为诸大众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所说土相一切圆满。”

时，殑伽天作是语已，即取种种金华、银华、水陆生华及自严具，并持金色天衣一双，恭敬至心奉散佛上。佛神力故，上涌空中宛转右旋，于佛顶上化成四柱四角宝台，绮饰庄严甚可爱乐。于是天女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知彼天女志愿深广，即便微笑。诸佛法尔，于微笑时，种种色光从面门出。今佛亦尔，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遍照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还来此土现大神变，绕佛三匝入佛顶中。

时，阿难陀见闻是已，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何因何缘现此微笑？诸佛现笑，非无因缘。”

尔时，世尊告庆喜曰：“今此天女，于未来世当成如来、应、正等觉，劫名星喻，佛号金华。庆喜当知，今此天女，即是最后所受女身；舍此身已，便受男身，尽未来际不复为女。从此没已，生于东方不动如来、应、正等觉甚可爱乐佛国土中，于彼佛所勤修梵行。此女彼界便号金华，修诸菩萨摩诃萨行。庆喜当知，金华菩萨从不动佛世界没已复生他方，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于生生处常不离佛。如转轮王，从一台观至一台观欢娱受乐，乃至命终足不履地；金华菩萨亦复如是，从一佛国往一佛国，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生生中常见诸佛，恒闻正法，修菩萨行。”

尔时，庆喜窃作是念：“金华菩萨当作佛时，亦当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会菩萨摩诃萨众，其数多少，应如今佛菩萨众会。”

佛知其念，告庆喜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念。金华菩萨当作佛时，亦为众会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会菩萨摩诃萨众，其数多少，亦如今佛菩萨众会。庆喜当知，金华菩萨当作佛时，出家弟子其数甚多不可称计，谓不可数若百、若千、若百千等，但可总说无量无边百千俱胝那庾多众。庆喜当知，金华菩萨当作佛时，其土无有如此般若波罗蜜多经中所说种种过患。”

尔时，庆喜复白佛言：“今此天女，先于何佛已发无上正等觉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今得遇佛供养恭敬，而得受于不退转记？”

佛告庆喜：“今此天女，于然灯佛已发无上正等觉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故今遇我供养恭敬，而得受于不退转记。庆喜当知，我于过去然灯佛所，以五茎华奉散彼佛回向发愿，然灯如来、应、正等觉知我根熟，与我受记：‘汝未来世当得作佛，号曰能寂，界名堪忍，劫号为贤。’

“天女尔时，闻佛授我大菩提记，欢喜踊跃，即以金华奉散佛上，便发无上正等觉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使我来世，于此菩萨当作佛时，亦如今佛现前授我大菩提记。’故我今者与彼授记。”

尔时，庆喜闻佛所说，欢喜踊跃，复白佛言：“今此天女，久为无上正等菩提植众德本，今得成熟，是故如来、应、正等觉与彼受记。”

佛告庆喜：“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此殑伽天女，久为无上正等菩提植众德本，今既成熟，故我授彼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五十二 第二分习近品第五十九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习近空？云何入空三摩地？云何习近无相？云何入无相三摩地？云何习近无愿？云何入无愿三摩地？云何习近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云何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云何习近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云何修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佛告善现：“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应观色空，应观受、想、行、识、空；应观眼处乃至意处空，应观色处乃至法处空，应观眼界乃至意界空，应观色界乃至法界空，应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空，应观眼触乃至意触空，应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空，应观地界乃至识界空，应观无明乃至老死空，应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空，应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空，应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空，应观苦、集、灭、道圣谛空，应观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空，应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空，应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空，应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空，应观三乘、菩萨十地空，应观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空，应观五眼、六神通空，应观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应观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空，应观无忘失法、恒住舍性空，应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应观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空，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空，应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应观有漏、无漏法空，应观世间、出世间法空，应观有为、无为法空，应观过去、未来、现在法空，应观善、不善、无记法空，应观欲界、色界、无色界法空。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观时不令心乱，若心不乱则不见法，若不见法则不作证。所以者何？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善学诸法自相皆空，无法可增、无法可减，故于诸法不见不证。何以故？善现，于一切法胜义谛中，能证、所证、证处、证时及由此证，若合若离，皆不可得、不可见故。”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诸菩萨摩诃萨应观法空而不作证。世尊，云何诸菩萨摩诃萨应观法空而不作证？”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观法空时，先作是念：‘我应观法诸相皆空，不应作证。我为学故观诸法空，不为证故观诸法空，今是学时，非为证时。’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未入定位，系心于所缘；已入定时，不系心于境。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时，不退布施波罗蜜多不证漏尽，乃至不退般若波罗蜜多不证漏尽；不退内空不证漏尽，乃至不退无性自性空不证漏尽；不退真如不证漏尽，乃至不退不思议界不证漏尽；不退苦圣谛不证漏尽，不退集、灭、道圣谛不证漏尽；不退四静虑不证漏尽，不退四无量、四无色定不证漏尽；不退八解脱不证漏尽，不退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证漏尽；不退四念住不证漏尽，乃至不退八圣道支不证漏尽

；不退空解脱门不证漏尽，不退无相、无愿解脱门不证漏尽；不退三乘、菩萨十地不证漏尽；不退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证漏尽；不退五眼、六神通不证漏尽；不退佛十力不证漏尽，乃至不退十八佛不共法不证漏尽；不退相好不证漏尽；不退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不证漏尽；不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证漏尽；不退菩萨摩诃萨行不证漏尽；不退无上正等菩提不证漏尽。

“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微妙大智善住法空，及一切种菩提分法，常作是念：‘今时应学，不应作证。’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恒作是念：‘我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苦、集、灭、道圣谛，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三乘、菩萨十地，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五眼、六神通，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相好，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今时应学，不应作证。我今为学一切智智，应学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皆令善巧不应作证。’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习近空，应安住空，应修行空三摩地，而于实际不应作证；应习近无相，应安住无相，应修行无相三摩地，而于实际不应作证；应习近无愿，应安住无愿，应修行无愿三摩地，而于实际不应作证；应习近四念住，应安住四念住，应修行四念住，而于实际不应作证；应习近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应安住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应修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而于实际不应作证；如是乃至应习近佛十力，应发趣佛十力，应修行佛十力，而于实际不应作证；应习近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应发趣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应修行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而于实际不应作证。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习近空、无相、无愿，亦安住空、无相、无愿，亦修行空、无相、无愿三摩地，而不证预流果乃至不证独觉菩提；虽习近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安住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而不证预流果乃至不证独觉菩提。由此因缘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如有壮士形貌端严，威猛勇健，见者欢喜，具胜圆满清净眷属，于诸兵法学至究竟，善持器仗安固不动，六十四能、十八明处、一切技术无不善巧，众人钦仰悉皆敬伏，善事业故功少利多，由此诸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时暂舍。彼于尔时倍增喜跃，对诸眷属而自庆慰。有因缘故，将其父母妻子眷属发趣他方。中路经过险难旷野，其间多有恶兽、劫贼、怨家潜伏诸怖畏事，眷属小大无不惊惶。其人自恃多诸技术、威猛勇健，身意泰然，安慰父母并诸眷属：‘勿有忧惧，必令无苦！’彼人于是以善巧术，将诸眷属至安隐处，既免危难，欢娱受乐。然彼壮士于旷野中，恶兽、怨贼无加害意。所以者何？自恃威猛，具诸技术，无所畏故。

“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愍生死苦诸有情类，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普缘有情发四无量，住四无量俱行之心，勇猛修习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令速圆满。是菩萨摩诃萨于此六种波罗蜜多未圆满位，为欲修学一切智智不证漏尽。虽住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然不随其势力而转，亦不为彼障所引夺，于解脱门亦不作证；由不证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必趣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如坚翅鸟飞腾虚空，自在翱翔久不堕落，虽依空戏而不据空，亦不为空之所拘碍。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虽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数数习近、安住、修行，而于其中能不作证，由不证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修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忘失法、恒住舍性、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及余无量无边佛法若未圆满，终不依空、无相、无愿三三摩地而证漏尽。

“善现，如有壮夫善闲射术，欲显己技，仰射虚空，为令空中箭不堕地，复以后箭射前箭括，如是展转经于多时，箭箭相承不令其堕。若欲令堕，便止后箭，尔时诸箭方顿堕落。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善根未皆成熟，终不中道证于实际。若时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善根一切成熟，尔时菩萨方证实际，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皆应如是审谛观察，如先所说诸法实相。”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甚为希有，能为难事！虽学诸法真如、法界、法性、实际，虽学诸法皆毕竟空乃至自相空，虽学苦、集、灭、道圣谛，虽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虽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于中道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退失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诸有情誓不舍故，谓作是愿：‘若诸有情未得解脱，我终不舍所起加行。’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愿力殊胜，常作是念：‘一切有情若未解脱

，我终不舍。’由起如是广大心故，于其中道必不退落。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我不应舍一切有情，必令解脱。然诸有情行不正法，我为度彼，应数引发寂静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虽数引发而不取证。’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善巧方便力故，虽数现起三解脱门，而于中间不证实际，乃至未得一切智智，要得无上正等菩提方乃取证。

“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甚深处常乐观察，谓乐观察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乐观察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及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等皆自相空。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观已，生如是念：‘诸有情类由恶友力，于长夜中起我想执、有情想执，乃至知者、见者想执；由此想执行有所得，轮回生死受种种苦。为断有情如是想执，应趣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深妙法，令断想执离生死苦。’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学空解脱门，而不依此证于实际；虽学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依此证于实际；以于实际不取证故，不堕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亦复不堕独觉菩提。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如是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善根不证实际。虽于实际未即作证，而不退失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退失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亦不退失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退失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退失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退失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不退失苦、集、灭、道圣谛，亦不退失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不退失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不退失五眼、六神通，亦不退失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退失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不退失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退失诸余无量无边佛法。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尔时成就一切菩提分法，乃至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于诸功德终不衰减。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于念念中白法增益，诸根猛利，超过一切声闻、独觉。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诸有情类于长夜中，为诸恶友所摄受故，其心常行三四颠倒，谓常想倒、心倒、见倒，若乐想倒、心倒、见倒，若我想倒、心倒、见倒，若净想倒、心倒、见倒。我为如是诸有情故，应趣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为诸有情说无倒法，谓说生死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唯有涅槃微妙寂静，具足种种常、乐、我、净真实功德。’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于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

、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及余无量无边佛法若未圆满，终不证入如来胜定。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入出自在，而于实际未即作证，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功德未善圆满，不证实际及余功德；若得无上正等觉时，乃可证得此实际等。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于诸余功德修未圆满，而于无愿三摩地门修已圆满。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诸有情类于长夜中，为诸恶友所摄受故行有所得，谓执有我、或执有情乃至执有知者、见者，或执有色、受、想、行、识，或执有眼处乃至意处，或执有色处乃至法处，或执有眼界乃至意界，或执有色界乃至法界，或执有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或执有眼触乃至意触，或执有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或执有地界乃至识界，或执有无明乃至老死，或执有十善业道，或执有四静虑，或执有四无量，或执有四无色定，或执有四摄事。我为如是诸有情故，应趣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令诸有情永断如是有所得执。’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于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及余无量无边佛法，若未圆满，终不证入如来胜定。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入出自在，而于实际未即作证，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功德未善圆满，不证实际及余功德；若得无上正等觉时，乃可证得此实际等。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于诸余功德修未圆满，而但于空三摩地门修已圆满。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诸有情类于长夜中，为诸恶友所摄受故常行诸相，谓执男相、或执女相，或执色相、或执声相、或执香相、或执味相、或执触相、或执法相，或复于中执诸余相。我为如是诸有情类，应趣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令诸有情永断如是诸相执著。’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于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及余无量无边佛法若未圆满，终不证入如来胜定。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入出自在，而于实际未即作证，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功德未善圆满，不证实际及余功德；若得无上正等觉时，乃可证得此实际等。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尔时，虽于诸余功德修未圆满，而于无相三摩地门修已圆满。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已善修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已善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已善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已善安住苦、集、灭、道圣谛，已

善修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已善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已善修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已善修学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已善修学所行十地，已善修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已善修学五眼、六神通，已善修学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已善修学无忘失法、恒住舍性，已善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已善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已善修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功德智慧，若于生死发起乐想，或说有乐，或于三界安住执著，必无是处。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已善修行菩提分法、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法，应试问：‘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云何修学菩提分法而不证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无作、无为、无性、实际，由不证故不得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而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无所执？’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得此问时，若作是答：‘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但应思惟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无作、无为、无性、实际及余一切菩提分法，不应修学。’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未蒙如来、应、正等觉授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未能开示、记莂、显了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得此问时，若作是答：‘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正思惟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无作、无为、无性、实际及余一切菩提分法，亦应方便如先所说善巧修学而不作证。’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已蒙如来、应、正等觉授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已能开示、记莂、显了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未能开示、记莂、显了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未善修学六波罗蜜多及余一切菩提分法，未入薄地，未如其余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开示、记莂、显了安住不退转相。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已能开示、记莂、显了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已善修学六波罗蜜多及余一切菩提分法，已入薄地，已如其余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开示、记莂、显了安住不退转相。”

尔时，善现白言：“世尊，颇有未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能作如是如实答不？”

佛告善现：“有菩萨摩诃萨虽未得不退转，而能于此作如实答。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未得不退转，而能修学六波罗蜜多及余一切菩提分法，已得成熟，觉慧猛利，若闻不闻能如实答如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多有菩萨摩诃萨修行无上正等菩提，少有能如实答如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已善修习地，未善修习地而安住故。”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故？善现，少有菩萨摩诃萨得受如是不退转地微妙慧记。若有得受如是记者，皆能于此作如实答。善现，若能于此如实答者，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善根明利，智慧深广，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不能引夺。”

第二分增上慢品第六十之一

尔时，佛告具寿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乃至梦中，亦不爱乐称赞声闻及独觉地，于三界法亦不起心爱乐称赞，常观诸法如梦、如响、如像、如幻、如阳焰、如光影、如变化事、如寻香城，虽如是观察而不证实际，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梦见如来、应、正等觉，有无数量百千俱胝那庾多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既闻法已善解义趣，解义趣已精进修行，法随法行及和敬行并随法行，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梦见如来、应、正等觉，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随好圆满庄严，常光一寻周匝照耀，与无量众腾涌虚空，现大神通说正法要化作佛事，令往他方无边佛土施作佛事，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梦见狂贼破坏村城，或见火起焚烧聚落，或见师子、虎狼、猛兽、毒蛇、恶蝎欲来害身，或见怨家欲斩其首，或见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亲友临当命终，或见自身寒热饥渴及余苦事之所逼恼，见如是等可怖畏事，不惊不惧亦不忧恼，从梦觉已即能思惟：‘三界非真，皆如梦见！我证无上正等觉时，当为有情说三界法，一切虚妄皆如梦境，令诸有情不生执著。”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乃至梦中见有地狱、傍生、鬼界诸有情类，便作是念：‘我当精勤修菩萨行，速趣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无有地狱、傍生、鬼界恶趣之名。’从梦觉已亦作是念。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当作佛时，彼佛土中定无恶趣。所以者何？若梦、若觉，诸法无二、无二分故，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梦中见火烧地狱等诸有情类，或复见烧城邑聚落，便发誓愿：‘若我已受不退转记，当得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大火即时顿灭变为清凉。’若此菩萨作是愿已，梦中见火即时顿灭，当知已得不退转记。若此菩萨作是愿已，梦中见火不即顿灭，当知未得不退转记。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觉时现见大火卒起，烧诸城邑或烧聚落，便作是念：‘我在梦中或在觉位，曾见自有不退转相，未审虚实。若我所见是实有者，愿此大火即

时顿灭变为清凉。’若此菩萨作是誓愿发诚谛言，尔时大火即为顿灭，当知已得不退转记。若此菩萨作是誓愿发诚谛言，火不顿灭，当知未得不退转记。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觉时，见火烧诸城邑或烧聚落，便作是念：‘我在梦中或在觉位，曾见自有不退转相。若我所见定是实有，必获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大火即时顿灭变为清凉。’是菩萨摩诃萨发此誓愿诚谛言已，尔时大火不为顿灭，然烧一家越置一家复烧一家，或烧一巷越置一巷复烧一巷，如是展转其火乃灭。是菩萨摩诃萨应自了知决定已得不退转记。然被烧者，由彼有情造作增长坏正法业，彼由此业先堕恶趣，无量劫中受正苦果，今生人趣受彼余殃；或由此业当堕恶趣，经无量劫受正苦果，今在人趣先现少殃。

“复次，善现，依前所说种种因缘，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有成就余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汝应谛听，极善思惟！”

善现对曰：“惟愿为说！”

佛言：“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见有男子或有女人，现为非人之所魅著，受诸苦恼不能远离，便作是念：‘若诸如来、应、正等觉，知我已得清净意乐，授我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若我久发清净作意，求证无上正等菩提，远离声闻、独觉作意，不以声闻、独觉作意求证无上正等菩提。若我当来必得无上正等菩提，穷未来际利益安乐诸有情类。若十方界现在实有无量如来、应、正等觉说微妙法利乐有情，彼诸如来、应、正等觉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解、无所不证，现知、见、觉一切有情意乐差别，愿垂照察我心所念及诚谛言：“若我实能修菩萨行，必获无上正等菩提，济拔有情生死苦者，愿是男子或此女人，不为非人之所扰恼，彼随我语即当舍去。”’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语时，若彼非人不为去者，当知未得不退转记。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语时，若彼非人即为去者，当知已得不退转记。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未善修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未善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未善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未善安住苦、集、灭、道圣谛，未善修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未善修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未善修学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未善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未善修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未入菩萨正性离生，未具修习一切佛法，远离菩萨方便善巧，未免恶魔之所扰乱，于诸魔事未能觉知，不自度量善根多少，学诸菩萨发诚谛言，便为恶魔之所诳惑。

“是菩萨摩诃萨见有男子或有女人，现为非人之所魅著，受诸苦恼不能远离，即便轻尔发诚谛言：‘我若已从过去诸佛受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令是男子或此女人，

不为非人之所扰恼，彼随我语速当舍去。’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语已，尔时恶魔为诳惑故，即便驱逼非人令去。所以者何？恶魔势力胜彼非人，是故非人受魔教敕即便舍去。是菩萨摩诃萨见此事已，欢喜踊跃作是念言：‘非人今去，是吾威力。所以者何？非人随我所发誓愿，即便放此男子、女人，无别缘故。’

“是菩萨摩诃萨不能觉知恶魔所作，谓是己力，妄生欢喜，恃此轻弄诸余菩萨言：‘我已从过去诸佛受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所发誓愿皆不唐捐。汝等未蒙诸佛授记，不应学我发诚谛言，设有要期必空无果。’是菩萨摩诃萨轻弄訾毁诸菩萨故，妄恃少能，于诸功德生长多种增上慢故，远离无上正等菩提，不能证得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以无善巧方便力故，生长多品增上慢故，轻蔑毁訾诸菩萨故，虽勤精进而堕声闻或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薄福德故，所作善业，发诚谛言，皆起魔事。是菩萨摩诃萨不能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善知识，不能请问得不退转诸菩萨相，不能谘受诸恶魔军所作事业，由斯魔缚转复坚牢。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未久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远离方便善巧故，为恶魔之所诳惑。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善觉知诸恶魔事，不应妄起增上慢心，退失所求无上佛果。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五十三 第二分增上慢品第六十之二

“复次，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未久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远离方便善巧故，为恶魔之所诳惑？劝诸菩萨应善觉知，谓有恶魔为诳惑故，方便化作种种形像，来至菩萨摩诃萨前，作如是言：‘咄哉！男子，汝自知不？过去诸佛已曾授汝大菩提记，汝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汝身父母、兄弟、姊妹、亲友、眷属，乃至七世名字差别，我悉善知。汝身生在某方、某国、某城、某邑、某聚落中，汝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宿相王中生。’如是恶魔若见菩萨禀性柔软，诸根昧钝，便诈记言：‘汝于先世所禀根性已曾如是。’若见菩萨禀性刚强，诸根明利，便诈记言：‘汝于先世所禀根性亦曾如是。’若见菩萨居阿练若，或常乞食、或一受食、或一坐食、或一钵食，或居冢间、或居露地、或居树下，或粪扫衣、或但三衣，或常坐不卧、或如旧敷具，或少欲、或喜足，或乐远离、或具正念、或乐寂定、或具妙慧，或不重利养、或不贵名誉，或好廉俭不涂其足，或少睡眠、或离掉举，或乐软语、或好少言，如是恶魔见此菩萨差别行已，便诈记言：‘汝于先世亦曾如是。所以者何？汝今成就如是如是差别功德，世间同见，先世定应亦有如是种种功德，应深庆慰，无得自轻。’

“是菩萨摩诃萨闻彼恶魔说其过去当来功德，及说现在亲友自身名等差别，兼赞种种殊胜善根，欢喜踊跃生增上慢，凌懱毁骂诸余菩萨。尔时，恶魔知其暗钝起增上慢凌

懱他人，复告之言：‘汝定成就殊胜功德，过去如来、应、正等觉已授汝记。汝于无上正等菩提定当证得不复退转，已有如是瑞相现前。’是时恶魔为娆彼故，或矫化作苾蒭形像，或矫化作居士形像，或矫化作父母、亲友、人非人等形像，现前高声唱言：‘善哉！大士乃能成就如是功德！过去诸佛久已授汝大菩提记，汝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转。所以者何？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胜功德相，汝皆具有，应自尊重，勿生疑惑。’时此菩萨闻彼语已，增上慢心转复坚固。

“善现，如我所说，实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是菩萨摩诃萨实皆非有。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魔所执持，为魔所娆，不得自在。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实皆未有，但闻恶魔矫说其德及名字等，生增上慢凌懱毁骂诸余菩萨。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善觉知诸恶魔事，勿为欺诳生憍慢心。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魔所执持，为魔所娆，但闻虚名而生憍慢。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未修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先未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先未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先未安住苦、集、灭、道圣谛，先未修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先未修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先未修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先未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先未修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先未修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先未修学五眼、六神通，先未修学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先未修学无忘失法、恒住舍性，先未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先未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由是因缘令魔得便。是菩萨摩诃萨不能了知四魔行相，由此因缘令魔得便。

“是菩萨摩诃萨不了知色、受、想、行、识，不了知眼处乃至意处，不了知色处乃至法处，不了知眼界乃至意界，不了知色界乃至法界，不了知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了知眼触乃至意触，不了知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不了知地界乃至识界，不了知无明乃至老死，不了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了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了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了知苦、集、灭、道圣谛，不了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不了知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不了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了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了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了知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了知五眼、六神通，不了知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了知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不了知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不了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了知有情诸法名字实相，所谓无相。

“由此因缘令魔得便，方便化作种种形像，语此菩萨摩诃萨言：‘汝所修行愿行已满，当证无上正等菩提。汝成佛时，当得如是殊胜功德尊贵名号。’谓彼恶魔知此菩萨长夜思愿：‘我成佛时，当得如是功德名号。’随其思愿而记说之。时此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闻魔记说，作是念言：‘奇哉！此人为我记说当得成佛功德名号，与我长夜思愿相应。由此故知过去诸佛必已授我大菩提记，我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我成佛时，必定当得如是功德尊重名号。’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恶魔、或魔眷属、或魔所使诸沙门等记说当来成佛名号，如是如是憍慢转增：‘我于未来定当作佛，获得如是功德名号，诸余菩萨无与我等。’”

“善现当知，如我所说已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此菩萨摩诃萨皆未成就，但闻魔说成佛虚名便生憍慢，轻弄毁蔑诸余菩萨摩诃萨众。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起憍慢，轻弄毁蔑诸余菩萨摩诃萨故，远离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弃善友故，常为恶友所摄受故，当堕声闻或独觉地。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或有此身还得正念，至心悔过舍憍慢心，数数亲近真胜善友，彼虽流转生死多时，而后还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渐次修学，当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若有此身不得正念，不能悔过，不舍慢心，不乐亲近真胜善友，彼定流转生死多时，后虽精进修诸善业，而堕声闻或独觉地。譬如苾蒭求声闻者，于四重罪若随犯一，便非沙门、非释迦子，彼于现在定不能得四沙门果；妄执虚名菩萨亦尔，但闻魔说成佛空名，便起慢心，轻弄毁蔑诸余菩萨摩诃萨众，当知此罪过彼苾蒭所起四重无量倍数。置彼苾蒭所犯四重，此菩萨罪，过五无间亦无量倍。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实不成就殊胜功德，闻恶魔说成佛虚名，便自憍慢轻余菩萨，是故此罪过五无间。由此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善觉知如是记说虚名号等微细魔事，勤求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远离行，谓隐山林、空泽、旷野，居阿练若宴坐思惟。时有恶魔来至其所，恭敬赞叹谓作是言：‘善哉！大士，能修如是真远离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称赞，天帝释等诸天神仙皆共守护、供养尊重。应常住此，勿往余处。’善现当知，我不赞叹诸菩萨摩诃萨居阿练若、旷野、山林，宴坐思惟，修远离行。”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应修何等余远离行？而佛不赞居阿练若、旷野、山林，弃胜卧具，思惟宴坐，远离功德！”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居山林、空泽、旷野、阿练若处，若住城邑、聚落、王都、喧杂之处，但能远离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勤修般若波罗蜜多，及修诸余殊胜功德，是名菩萨真远离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称赞，诸佛世尊共所开许，诸菩萨众常应修学，若昼若夜应正思惟，精进修行此远离法，是名菩萨修远离行。此远离行不杂声闻、独觉作意，不杂一切烦恼恶业，离诸喧杂毕竟清净，令诸菩萨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常无断尽。恶魔所赞，隐于山林、空泽、旷野、阿练若处，弃胜卧具，宴坐思惟，非诸菩萨真远离行。所以者何？彼远离行犹有喧杂，谓彼或杂恶业烦恼，或杂声闻、独觉作意，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精勤信受修学，不能圆满一切智智。

“善现当知，有菩萨摩诃萨虽乐修行魔所称赞远离行法，而起憍慢不清净心，轻蔑毁訾诸余菩萨摩诃萨众。谓有菩萨摩诃萨众，虽居城邑、聚落、王都而心清净，不杂种种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精勤修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精勤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精勤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精勤安住苦、集、灭、道圣谛，精勤修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精勤修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等世间功德，精勤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精勤修学菩萨十地，精勤修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精勤修学五眼、六神通，精勤修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精勤修学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精勤修学无忘失法、恒住舍性，精勤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严净佛土，成熟有情，虽居愦闹而心寂静，恒勤修习真远离行。彼于如是真净菩萨摩诃萨众，心常傲慢，轻弄毁訾，诽谤凌蔑。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虽居旷野百踰缮那，其中绝无诸恶禽兽、蛇蝎、盗贼，唯有鬼神、罗刹娑等游止其中。彼住如是阿练若处，设经一年、或五、或十、或复乃至百千俱胝，若过是数修远离行，而不了知真远离行。谓诸菩萨摩诃萨众，虽居愦闹而心寂静，远离种种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诸菩萨虽居旷野经历多时，而杂声闻、独觉作意，于彼二地深生乐著，依二地法修远离行，复于此行深生耽染。善现当知，彼虽如是修远离行，而不称顺诸如来心。

“善现当知，我所称赞诸菩萨摩诃萨真远离行，是菩萨摩诃萨都不成就。彼于真胜远离行中，亦不见有相似行相。所以者何？彼于菩萨真远离行不生爱乐，但乐勤修声闻、独觉空远离行。善现当知，是诸菩萨修不真胜远离行时，魔来空中，欢喜赞叹，告言：‘大士，善哉！善哉！汝能勤修真远离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称赞。汝于此行精勤修学，速能证得一切智智。’善现当知，是诸菩萨乐著如是二乘所修

远离行法，轻弄毁蔑住菩萨乘虽居愦闹而心寂静诸苾蒭等，言彼不能修远离行，身居愦闹，心不寂静，无调善法。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于佛所赞住真远离行菩萨摩诃萨轻蔑毁訾，谓居愦闹，心不寂静，不能勤修真远离行；于诸如来、应、正等觉所不称赞住真喧杂行菩萨摩诃萨尊重赞叹，谓不喧杂，其心寂静，能正修行真远离行。善现当知，是诸菩萨于应亲近恭敬供养如诸佛者，而不亲近恭敬供养，反生轻毁；于应远离不应亲近恭敬供养如恶友者，而反亲近，恭敬供养如事诸佛。善现当知，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妄生种种分别执著。所以者何？彼作是念：‘我所修学是真远离，故为非人称叹护念。居城邑者，身心扰乱，谁当护念，恭敬赞美？’是诸菩萨由此因缘心多憍慢，轻蔑毁訾诸余菩萨摩诃萨众，烦恼恶业昼夜增长。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于余菩萨摩诃萨众为旃荼罗，染污菩萨摩诃萨众。虽如菩萨摩诃萨相，而是天上人中大贼，诳惑天、人、阿素洛等。其身虽服沙门法衣，而心常怀盗贼意乐。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不应亲近、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如是恶人。何以故？当知是人怀增上慢，外似菩萨，内多烦恼。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真实不舍一切智智，不舍无上正等菩提，深心欲求一切智智，欲证无上正等菩提，普为利乐诸有情者，不应亲近、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如是恶人。

“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应常精进修自事业，远离生死，不著三界，于彼恶贼旃荼罗人常应发生慈、悲、喜、舍，应作是念：‘我不应起如彼恶人所起过患。设当失念，如彼暂起，即应觉知令速除灭。’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善觉知诸恶魔事，应勤精进远离除灭如彼菩萨所起过患，勤求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增上作意，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常亲近、恭敬供养、尊重赞叹真善知识。”

尔时，善现即白佛言：“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真善知识？”

佛告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是诸菩萨真善知识，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亦是菩萨真善知识。诸有声闻及余善士，能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分别显了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趣令易解者，亦是菩萨真善知识。

“复次，善现，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真善知识，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是菩萨真善知识，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是菩萨真善知识，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是菩萨真善知识，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是菩萨真善知识，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是菩萨真善知识，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是菩萨真善知识，五眼、六神通亦是菩萨

真善知识，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是菩萨真善知识，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是菩萨真善知识，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是菩萨真善知识，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是菩萨真善知识，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是菩萨真善知识，永断一切习气相续亦是菩萨真善知识。

“复次，善现，苦、集、灭、道圣谛是诸菩萨真善知识，诸法缘性亦是菩萨真善知识，诸缘起支亦是菩萨真善知识，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是菩萨真善知识，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是菩萨真善知识。

“复次，善现，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

“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五眼、六神通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

“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

，为父为母；永断一切习气相续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

“复次，善现，苦、集、灭、道圣谛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诸法缘性及缘起支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所以者何？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皆以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思议界为师为导，为明为炬，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舍为宅，为洲为渚，为归为趣，为父为母。何以故？善现，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皆从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思议界而出生故。

“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增上作意欲证无上正等菩提，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当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当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当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当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当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当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当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当学五眼、六神通，当学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当学无忘失法、恒住舍性，当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当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当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当学永断一切习气相续，当学苦、集、灭、道圣谛，当学诸法缘性及缘起支，当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当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既学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思议界，复应以四摄事摄诸有情。何等为四？一者、布施，二者、爱语，三者、利行，四者、同事。善现，我观此义故作是说，所有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思议界，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广说乃至为父为母。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得不随他语行，欲得不依他语住，欲断一切有情疑，欲满一切有情愿，欲严净佛土，欲成熟有情，应学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现，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于其中应勤修学。”

尔时，善现白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虚空为相，无著为相，无相为相。所以者何？善现，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相中，诸法诸相皆无所有不可得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颇有因缘可说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妙相，诸法亦有如是相耶？”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有因缘故可说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妙相，诸法亦有如是妙相。何以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为相，诸法亦以远离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为相，诸法亦以性空为相。由此因缘可作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妙相，诸法亦有如是妙相，以一切法皆自性空、离诸相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自性空、远离诸相，则一切法一切法空，亦一切法一切法离，云何有情施设染净？非性空法有染有净，亦非离法有染有净；非性空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非离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非性空中有法可得，亦非离中有法可得；非性空中有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亦非离中有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世尊，云何令我解佛所说甚深义趣？”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长夜有我、我所，心执我、我所不？”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有情长夜有我、我所，心执著我、我所。”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所执我及我所，空、远离不？”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有情所执我及我所，皆空、远离。”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岂不有情由我、我所执驰流生死？”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诸有情类由我、我所执驰流生死。”

佛告善现：“如是有情驰流生死由有杂染，是故有情施设有染。若诸有情无心执著我及我所则无杂染，若无杂染则不得有驰流生死，驰流生死既不可得，当知有情远离杂染，由无杂染施设有情。是故，善现，应知有情虽自性空、远离诸相，而可施设有染有净。”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一切法空、远离相，是菩萨摩诃萨则不行色，亦不行受、想、行、识；不行眼处，亦不行耳、鼻、舌、身、意处；不行色处，亦不行声、香、味、触、法处；不行眼界，亦不行耳、鼻、舌、身、意界；不行色界，亦不行声、香、味、触、法界；不行眼识界，亦不行耳、鼻、舌、身、意识界；不行眼触，亦不行耳、鼻、舌、身、意触；不行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不行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不行地界，亦不行水、火、风、空、识界；不行因缘，亦不行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不行无明，亦不行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不行布施波罗蜜多，亦不行净戒、

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内空，亦不行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不行真如，亦不行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不行苦圣谛，亦不行集、灭、道圣谛；不行四念住，亦不行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不行四静虑，亦不行四无量、四无色定；不行八解脱，亦不行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行空解脱门，亦不行无相、无愿解脱门；不行净观地，亦不行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办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不行极喜地，亦不行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不行一切陀罗尼门，亦不行一切三摩地门；不行五眼，亦不行六神通；不行佛十力，亦不行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行无忘失法，亦不行恒住舍性；不行预流果，亦不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不行一切智，亦不行道相智、一切相智。所以者何？如是诸法能行、所行及由此行、行时、行处皆不可得。

“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不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之所降伏，而能伏彼。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不为一切声闻、独觉之所降伏，而能伏彼。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已得安住无能伏位，谓菩萨离生位。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恒住一切智智作意不可屈伏。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如是行时，则为邻近一切智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一切法空、远离相，是菩萨摩诃萨则不行色，亦不行受、想、行、识，乃至不行一切智，亦不行道相智、一切相智，如是诸法能行、所行及由此行、行时、行处皆不可得。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不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之所降伏，亦复不为声闻、独觉之所降伏，而能伏彼。是菩萨摩诃萨已得安住无能伏位，谓菩萨离生位，恒住一切智智作意不可屈伏，则为邻近一切智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五十四 第二分增上慢品第六十之三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假使于此南赡部洲诸有情类皆得人身，得人身已发心修学诸菩萨行，皆证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其寿量以诸世间上妙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正等觉，复持如是所集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对曰：“甚多，世尊！”

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设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易了，及住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如是乃至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得人身，得人身已发心修学诸菩萨行，皆证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其寿量以诸世间上妙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正等觉，复持如是所集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对曰：“甚多，世尊！”

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设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易了，及住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假使于此南赡部洲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教导皆令安住十善业道、或四静虑、或四无量、或四无色定、或五神通、或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复无上正等菩提，复持如是教导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对曰：“甚多，世尊！”

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设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易了，及正安住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如是乃至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教导皆令安住十善业道、或四静虑、或四无量、或四无色定、或五神通、或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复无上正等菩提，复持如是教导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对曰：“甚多，世尊！”

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设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易了，及正安住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精进增上威力，到诸有情福田彼岸。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法精进增上威力，一切有情无能及者，唯除如来、应、正等觉。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无利乐者起大慈心，非诸声闻、独觉所得；见诸有情有衰苦者起大悲心，非诸声闻、独觉所得；见诸有情得利乐者起大喜心，非诸声闻、独觉所得；见诸有情离性离相起大舍心，非诸声闻、独觉所得。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于有情平等发起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而于一切无所执著，不同异生、声闻、独觉随有所得起执著心。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于有情平等发起慈、悲、喜、舍，然与舍心非恒共住，常为饶益所化有情无暂舍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得大光明，谓得布施波罗蜜多大光明故，亦得净戒波罗蜜多大光明故，亦得安忍波罗蜜多大光明故，亦得精进波罗蜜多大光明故，亦得静虑波罗蜜多大光明故，亦得般若波罗蜜多大光明故。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未证得一切智智，而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故至有情福田彼岸，堪受一切衣服、饮食、床座、医药诸资生具。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恒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故能毕竟报施主恩，亦能亲近一切智智。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不虚受国王、大臣及余有情所有信施，欲示有情真净道路，欲为有情作大明照，欲脱有情三界牢狱，欲施有情清净法眼，欲拔有情出生死海，欲与有情作大洲渚，欲惠有情究竟安乐，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诸有所说皆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既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已，复能如理思惟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恒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诸余作意于其中间无容暂起。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昼夜精进，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无时暂舍。譬如有人先未曾有末尼珠宝，后时遇得，欢喜自庆；藏固不谨，遇缘还失，生大愁忧，常怀叹惜，未曾离念，思当何计还得此珠。彼人由是相应作意，缘此宝珠不离心首。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恒时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若离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则为丧失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若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则不丧失一切智智相应作意。”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一切作意自性皆空，一切作意自性皆离，诸法亦尔。于一切法皆自性空、自性离中，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一切智智、若诸作意皆不可得，云何如来、应、正等觉劝诸菩萨摩诃萨众，不离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亦令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一切作意皆自性空、皆自性离，如是空、离非声闻作、非独觉作、非菩萨作、非如来作亦非余作，然一切法法定、法住、法性、法界、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虚空界、真如、实际、不思议界，法尔常住。是菩萨摩诃萨即为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亦为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智智及诸作意皆自性空、皆自性离，如是空、离无增无减，能正通达名为不离。”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自性空、自性离者，云何菩萨摩诃萨众修证般若波罗蜜多平等性已，便得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证般若波罗蜜多平等性时，非诸佛法有增有减，亦非诸法法定、法住、法性、法界、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虚空界、真如、实际、不思议界有增有减。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一、非二、非三、非四，亦非多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没亦不生疑，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已得究竟，安住菩萨不退转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普为有情作大饶益。”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为即深般若波罗蜜多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空性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空性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受、想、行、识，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受、想、行、识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眼处乃至意处，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眼处乃至意处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处乃至法处，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处乃至法处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眼界乃至意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眼界乃至意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界乃至法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界乃至法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眼触乃至意触，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眼触乃至意触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地界乃至识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地界乃至识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因缘乃至增上缘，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因缘乃至增上缘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无明乃至老死，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无明乃至老死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苦、集、灭、道圣谛，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苦、集、灭、道圣谛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五眼、六神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五眼、六神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无忘失法、恒住舍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受、想、行、识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受、想、行、识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如是乃至为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受、想、行、识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受、想、行、识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如是乃至为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若如是诸法皆不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云何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有法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所行处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所不见法，是法可得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不可得法有生灭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如汝所见诸法法性，即是菩萨摩诃萨众无生法忍。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无生法忍，便为诸佛授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是菩萨摩诃萨于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殊胜功德，号能精进如实行者。若能如是精进修行，不得无上正等菩提、一切相智、大智、妙智，无有是处。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既已证得无生法忍，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所得法常无退减。”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无生性，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不？”

“不尔，善现。”

“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生性，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不？”

“不尔，善现。”

“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生无生性，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不？”

“不尔，善现。”

“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非生非无生性，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不？”

“不尔，善现。”

“世尊，若尔，云何诸菩萨摩诃萨，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有法能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我不见有法能得佛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亦不见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能证者，证处、证时及由此证皆不可得。”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无所得时，不作是念：‘我于无上正等菩提当能证得，我用是法于如是时、于如是处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如是等一切分别。何以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分别皆远离故。若起如是种种分别，非行般

若波罗蜜多。”

第二分同学品第六十一之一

尔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过寻思境，微密聪敏智者所证，诸相分别毕竟离故。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余心、心所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非为成就少分善根，可于是中能办斯事。”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余心、心所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必定成就广大善根，当于是中能办斯事。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假使能劝此赡部洲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受行十善业道、若四静虑、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等无量功德；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依教修行、为他正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胜前福聚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

尔时，众中有一苾蒭，语天帝释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摄心不乱、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余心、心所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胜赡部洲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共受行十善业道、若四静虑、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等无量功德。”

天帝释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初发一念一切相智相应心时所获功德，已胜一切满赡部洲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共受行十善业道、若四静虑、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等无量功德多百千倍，何况复能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摄心不乱、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余心、心所法，所获功德不可校量！

“苾蒭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非但胜彼满赡部洲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共受行十善业道、四静虑等无量功德，亦胜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所有功德。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饶益有情无边际故。

“苾蒭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非但胜于世间天、人、阿素洛等所有功德，亦胜一切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功德。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饶益有情无边际故。

“苾蒭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非但胜彼一切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功德，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谛，修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修行顺逆十二缘起观，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修诸菩萨摩诃萨行，及修无上正等觉者所有功德。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饶益有情无边际故。

“苾蒭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者所有功德。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饶益有情无边际故。

“苾蒭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即是菩萨摩诃萨。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不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及余菩萨、独觉、声闻之所胜伏，能绍一切智智种性令不断绝，常不远离诸佛菩萨真胜善友，不久当坐妙菩提座，降伏一切恶魔眷属，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拔诸有情生老病死，令得究竟寂静安乐。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不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护世四王领己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疾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如先如来、应、正等觉受四天王所奉四钵，汝亦当受。如昔护世四大天王奉上四钵，我亦当奉。’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我等天帝领己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修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疾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妙时分天子领时分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疾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妙喜足天子领喜足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疾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乐变化天子领乐变化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疾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妙自在天子领他化自在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疾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索诃界主大梵天王领梵众天——梵辅天、梵会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疾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我当往诣菩提树下，殷勤请转无上法轮，利乐无边诸有情众。’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极光净天与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遍净天与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广果天与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色究竟天与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众来到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各作是言：‘善哉！大士，当速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疾当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并诸天、龙、阿素洛等，常随护念。由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世

间一切险难危厄、身心忧苦，皆不能害。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世间所有四大相违所起诸病，皆不侵恼。所谓眼病、耳病、鼻病、舌病、身病、诸支节病，如是一切四百四病，皆于身中永无所有，唯除重业转现轻受。

“苾蒭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获如是等现世功德。后世功德无量无边，诸佛世尊能知见觉。”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五十五 第二分同学品第六十一之二

尔时，具寿庆喜窃作是念：“今天帝释，为自辩才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赞叹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为是如来威神之力？”

时，天帝释即知庆喜心之所念，白言：“大德，我所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所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皆是如来威神之力。”

尔时，世尊告庆喜曰：“如是，如是，今天帝释宣说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当知皆是如来神力，非自辩才。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定非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能知、能说。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习学、思惟、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生疑惑，咸作是念：‘此菩萨摩诃萨为证实际，退取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为趣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不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诸恶魔生大愁恼，身心痛切如中毒箭。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诸恶魔来至其所，化作种种可怖畏事，欲令菩萨身心惊恐，迷失无上正等觉心，于所修行情怀退屈，乃至发起一念乱意，障得无上正等菩提，是彼恶魔深心所愿。”

尔时，庆喜即白佛言：“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皆为恶魔之所恼乱？为有恼乱、不恼乱者？”

佛告庆喜：“非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皆为恶魔之所恼乱，然有恼乱、不恼乱者。”

具寿庆喜复白佛言：“何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恼乱？何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恼乱？”

佛告庆喜：“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信解、毁訾诽谤；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恼乱。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信解赞美、不生诽谤；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恼

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疑惑犹豫：‘为有、为无？为实、不实？’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恼乱。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生疑惑犹豫，信定实有；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恼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离善知识，为恶知识之所摄受，不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不闻故不能解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解了故不能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修习故不能请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请问故不如说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如说行故不能证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恼乱。若菩萨摩诃萨近善知识，非恶知识之所摄受，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得闻故便能解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解了故则能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修习故便能请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请问故能如说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说行故便能证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恼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摄受赞叹非真妙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恼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不摄不赞非真妙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恼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于真妙法毁訾诽谤，尔时恶魔便作是念：‘今此菩萨与我为伴！由彼毁谤真妙法故，便有无量住菩萨乘补特伽罗，于真妙法亦生毁谤。由此因缘，我愿圆满。’是菩萨乘补特伽罗，设勤精进修诸善法，而堕声闻或独觉地亦令他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恼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于真妙法赞叹信受，亦令无量住菩萨乘补特伽罗于真妙法赞叹信受，由此恶魔愁忧惊怖。是菩萨乘补特伽罗，设不精进修诸善法，而亦决定不令自他退堕声闻或独觉地，必证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恼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作如是语：‘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难见难觉！何用宣说、听闻受持、读诵思惟、精勤修习、书写流布此经典为？我尚不能得其源底，况余薄福浅智者哉？’时有无量住菩萨乘补特伽罗，闻其所说心皆惊怖，便退无上正等觉心，堕二乘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恼乱。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作如是语：‘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难见难觉！若不宣说、听闻受持、读诵思惟、精勤修习、书写流布，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时有无量住菩萨乘补特伽罗，闻其所说欢喜踊跃，

皆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精进修行、为他演说、书写流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恼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恃己所有功德善根，轻余菩萨摩诃萨众，谓作是言：‘我能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汝等不能。我能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汝等不能。我能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汝等不能。我能安住苦、集、灭、道圣谛，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汝等不能。我能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汝等不能。我能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净观地智乃至如来地智，汝等不能。我能修行五眼、六神通，汝等不能。我能修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汝等不能。我能修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汝等不能。我能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汝等不能。我能严净佛土、成熟有情，汝等不能。我能顺逆观缘起支，汝等不能。我能观察自相共相，汝等不能。我能修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汝等不能。我能修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汝等不能。’尔时，恶魔欢喜踊跃言：‘此菩萨是我伴党，轮回生死，未有出期。’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恼乱。若菩萨摩诃萨不恃己有功德善根，轻余菩萨摩诃萨众，虽常精勤修诸善法，而不执著诸善法相。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恼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自恃名姓众所识知轻蔑诸余修善菩萨，常赞己德毁訾他过，实无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而谓实有，起诸烦恼自赞毁他言：‘汝等无菩萨名姓，唯我独有菩萨名姓。’由增上慢轻蔑毁訾诸余菩萨摩诃萨众。尔时，恶魔见此事已便作是念：‘今此菩萨令我国土宫殿不空，增益地狱、傍生、鬼界。’是时恶魔助其神力，令转增盛威势辩才。由此多人信受其语，因斯劝发同彼恶见；同恶见已随彼邪学，随邪学已烦恼炽盛，心颠倒故，诸所发起身、语、意业，皆能感得不可爱乐衰损苦果。由此因缘，增长地狱、傍生、鬼界，令魔宫殿国土充满。由此恶魔欢喜踊跃，诸有所作随意自在。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恼乱。若菩萨摩诃萨不恃己有虚妄姓名轻蔑诸余修善菩萨，于诸功德无增上慢，常不自赞亦不毁他，能善觉知诸恶魔事。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恼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更相毁蔑、诽谤斗诤。尔时，恶魔见此事已便作是念：‘今此菩萨远离无上正等菩提，亲近地狱、傍生、鬼界。所以者何？更相毁蔑、诽谤斗诤，非菩提道，但是地狱、傍生、鬼界险恶趣道。’作是念已欢喜踊跃，令此菩萨威力转盛，使无量人增长恶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为诸恶魔之所恼乱。若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不相毁蔑、诽谤斗诤，方便化导令趣大乘，或令勤修自乘善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恼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与求无上正等菩提忍辱柔和诸菩萨众，斗诤诽谤、互相毁蔑。尔时，恶魔见此事已便作是念：‘此二菩萨俱远所求一切智智，皆近地狱、傍生、饿鬼、阿素洛等诸险恶趣。所以者何？斗诤诽谤、互相毁蔑，非菩提道，但是地狱、傍生、饿鬼、阿素洛等险恶趣路。’是时，恶魔作此念已欢喜踊跃，增其威势，令二朋党斗诤不息。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恼乱。若菩萨摩诃萨与求无上正等菩提忍辱柔和诸菩萨众，不相斗诤、诽谤毁蔑，但相劝率修殊胜行，速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恼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大菩提记，于得无上大菩提记诸菩萨摩诃萨起瞋忿心，斗诤轻蔑、骂辱诽谤。是菩萨摩诃萨随起尔许念不饶益心，还退尔许劫曾修胜行，经尔许时远离善友，还受尔许生死系缚。若不弃舍大菩提心，还尔许劫被戴甲胄，勤修胜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

尔时，庆喜白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恶心生死罪苦，为要流转经尔许劫？为于中间亦得出离？是菩萨摩诃萨所退胜行，为要精勤经尔许劫然后乃补？为于中间有复本义？”

佛告庆喜：“我为菩萨、独觉、声闻，说有出罪还补善法。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大菩提记，于得无上大菩提记诸菩萨摩诃萨起瞋忿心，斗诤轻蔑、骂辱诽谤，后无惭愧，怀恶不舍，不能如法发露悔过；我说彼类于其中间，无有出罪还补善义，要尔许劫流转生死、远离善友、众苦所缚。若不弃舍大菩提心，要尔许劫被戴甲胄，勤修胜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大菩提记，于得无上大菩提记诸菩萨摩诃萨起瞋忿心，斗诤轻蔑、骂辱诽谤，后生惭愧，心不系恶，寻能如法发露悔过，作如是念：‘我今已得难得人身，何容复起如是过恶失大善利？我应饶益一切有情，何容于中反作衰损？我应恭敬一切有情如仆事主，何容于中反生憍慢、骂辱凌蔑？我应忍受一切有情捶打呵叱，何容于中反以暴恶身语加报？我应和解一切有情令相敬爱，何容复起勃恶语言与彼乖诤？我应堪忍一切有情长时履践，犹如道路亦如桥梁，何容于彼反皆凌辱？我求无上正等菩提，为拔有情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安乐涅槃，何容反欲加之以苦？我应从今尽未来际，如痴、如哑、如聋、如盲，于诸有情无所分别。假使斩截头、足、手、臂，挑眼、割耳、劓鼻、截舌，及余一切身分支体，于彼有情终不起恶。若我起恶，则便退坏所发无上正等觉心，障碍所求一切智智，不能利益安乐有情。

’庆喜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我说中间亦有出罪还补善义，非要经于尔许劫数流转生死，恶魔于彼不能恼乱，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庆喜，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求声闻、独觉乘者，不应交涉；设与交涉，不应共住；设与共住，不应与彼论议决择。所以者何？若与彼类论议决择，或当发动忿恚等心，或复起于粗恶言说。然诸菩萨于有情类不应发起忿恚等心，亦不应生粗恶言说。设被斩截首足身分，亦不应起忿恚粗言。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我求无上正等菩提，为拔有情生死众苦，令得究竟利益安乐，何容于彼翻为恶事？’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于有情类起忿恚心，发粗恶语，便礙无上正等菩提，亦坏无边菩萨行法。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于诸有情不应忿恚，亦不应起粗恶言说。”

具寿庆喜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云何共住？”

佛告庆喜：“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共住相视应如大师。所以者何？是诸菩萨展转相视，应作是念：‘彼皆是我真善知识，与我为伴，同乘一船，学处、学时及所学法、若由此学皆无有异。如彼应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我亦应学。如彼应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我亦应学。如彼应学苦、集、灭、道圣谛，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我亦应学。如彼应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我亦应学。如彼应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我亦应学。如彼应学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我亦应学。如彼应学五眼、六神通，我亦应学。如彼应学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我亦应学。如彼应学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我亦应学。如彼应学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我亦应学。如彼应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我亦应学。’

“复作是念：‘彼诸菩萨为我等说大菩提道，即我良伴，亦我导师。若彼菩萨摩诃萨住杂染作意，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我当于中不同其学。若彼菩萨摩诃萨离杂染作意，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我当于中每同其学。’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菩提资粮疾得圆满。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与诸菩萨摩诃萨众名为同学。”

第二分同性品第六十二之一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同性，由诸菩萨摩诃萨住此中学名为同学？”

佛告善现：“内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诸菩萨摩诃萨住中学故名为同学，由此同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色色性空，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眼处眼处性空，乃至意处意处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色处色处性空，乃至法处法处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眼界眼界性空，乃至意界意界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色界色界性空，乃至法界法界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眼识界眼识界性空，乃至意识界意识界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眼触眼触性空，乃至意触意触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地界地界性空，乃至识界识界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无明无明性空，乃至老死老死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性空，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内空内空性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真如真如性空，乃至不思议界不思议界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苦圣谛苦圣谛性空，集、灭、道圣谛集、灭、道圣谛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四念住四念住性空，乃至八圣道支八圣道支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四静虑四静虑性空，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八解脱八解脱性空，乃至十遍处十遍处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空解脱门空解脱门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净观地净观地性空，乃至如来地如来地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极喜地极喜地性空，乃至法云地法云地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陀罗尼门陀罗尼门性空，三摩地门三摩地门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五眼五眼性空，六神通六神通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如来十力如来十力性空，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十八佛不共法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无忘失法无忘失法性空，恒住舍性恒住舍性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一切智一切智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预流果预流果性空，乃至独觉菩提独觉菩提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菩萨摩诃萨行菩萨摩诃萨行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佛无上正等菩提佛无上正等菩提性空，是菩萨摩诃萨同性。诸菩萨摩诃萨住中学故名为同学，由此同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为色尽故学，为受、想、行、识尽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为色离故学，为受、想、行、识离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为色灭故学，为受、想、行、识灭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为色不生故学，为受、想、行、识不生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乃至为菩萨摩诃萨行尽故学，为佛无上正等菩提尽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为菩萨摩诃萨行离故学，为佛无上正等菩提离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为菩萨摩诃萨行灭故学，为佛无上正等菩提灭故学，是学

一切智智不？为菩萨摩诃萨行不生故学，为佛无上正等菩提不生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

佛告善现：“如汝所说：‘若菩萨摩诃萨为色尽故、离故、灭故、不生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为受、想、行、识尽故、离故、灭故、不生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如是乃至为菩萨摩诃萨行尽故、离故、灭故、不生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为佛无上正等菩提尽故、离故、灭故、不生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善现，于意云何？色真如尽、离、灭、断不？受、想、行、识真如尽、离、灭、断不？如是乃至菩萨摩诃萨行真如尽、离、灭、断不？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尽、离、灭、断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不也，善逝。”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于真如如是学，是学一切智智。善现当知，真如无尽、无离、无灭、无断、不可作证。若菩萨摩诃萨于真如如是学，是学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是学苦、集、灭、道圣谛，是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是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是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是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是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是学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是学五眼、六神通，是学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学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是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是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当知是学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至一切学究竟彼岸，一切天魔及诸外道所不能伏，疾至菩萨不退转地，行自祖父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应行处，于能护法无倒随转，能作离暗所应作法，善能成熟一切有情，巧能严净自佛国土，名为善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余无量无边佛法。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三转十二行相无上法轮，是学安处百千俱胝那庾多众于无余依般涅槃界令般涅槃，是学不断佛种妙行，是学诸佛开甘露门，是学安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住三乘法，是学示现一切有情究竟寂灭真无为界，是为修学一切智智。如是学者，下劣有情所不能学。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善拔济一切有情生死大苦，应如是学。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决定不堕地狱、傍生、�necessary魔鬼界，决定不生边地、达絮、蔑隶车中，决定不生旃荼罗家、补羯娑家及余种种贫穷、下贱、不律仪家，终不盲聋、喑哑、挛躄、根支残缺、背偻、癫痫、痈疽、疥癞、痔瘘、恶疮，不长不短亦不黧黑，及无种种秽恶疮病。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生生常得眷属圆满，形貌端严，言词威肃，众人爱敬，所生之处离害生命乃至邪见，终不摄受虚妄邪法，不以邪法而自活命，亦不摄受破戒、恶见、谤法有情以为亲友。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终不生于耽乐少慧长寿天处。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势力，由此方便善巧力故，虽能数入静虑、无量及无色定，而不随彼势力受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成就如是方便善巧，于诸定中虽常获得入出自在，而不随彼诸定势力生长寿天，废修菩萨殊胜妙行。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于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诸佛妙法皆得清净，由清净故不堕声闻、独觉等地。”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本性清净，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复于诸佛妙法而得清净？”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法本来自性清净。是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本性净中，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实通达，无没无滞，远离一切烦恼染著，故说菩萨复得清净。

“复次，善现，虽一切法本性清净，愚夫异生不知、见、觉，是菩萨摩诃萨为欲令彼知、见、觉故，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谛，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修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本性清净如是学时，于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及余无量无边佛法皆得清净，不堕声闻、独觉等地；于诸有情心行差别皆能通达，至极彼岸善巧方便，令诸有情证一切法本性清净，证得究竟安乐涅槃。

“善现当知，譬如大地，少处出生金银等宝，多处出生沙石瓦砾；诸有情类亦复如是，少分能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谓住大乘诸菩萨众，多学声闻、独觉地法，谓求自利中下乘者。

“善现当知，譬如人趣，少分能修转轮王业，多分受行小国王业；诸有情类亦复如是，少分能修一切智智道，多分受行声闻、独觉道。

“善现当知，求趣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少证无上正等菩提，多堕声闻及独觉地。

“善现当知，住菩萨乘补特伽罗，若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定能趣入不退转地。若有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定于无上正等菩提当有退转。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菩萨不退转地，欲入菩萨不退转数，当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无得暂废。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终不发起悭贪、破戒、忿恚、懈怠、散动、恶慧俱行之心，亦不发起贪欲、瞋恚、愚痴、憍慢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放逸、谬误及余过失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色、受、想、行、识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眼处乃至意处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色处乃至法处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眼界乃至意界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色界乃至法界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眼触乃至意触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地界乃至识界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无明乃至老死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苦、集、灭、道圣谛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五眼、六神通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俱行之心，亦不发起执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俱行之心。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见有法是可得者；无所得故，不起执著色等诸法俱行之心。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五十六 第二分同性品第六十二之二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威德力故，摄持一切波罗蜜多，增长一切波罗蜜多，导引一切波罗蜜多。何以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含藏一切波罗蜜多故。善现，譬如萨迦耶见遍能含藏六十二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含藏一切波罗蜜多。善现，譬如一切死者，命根灭故诸根随灭；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布施等五波罗蜜多悉皆随彼，若无般若波罗蜜多亦无一切波罗蜜

多。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至一切波罗蜜多究竟彼岸，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有情最尊最胜。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已能修学最上处故。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于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为多不？”

善现对曰：“赡部洲中诸有情类尚多无数，何况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不为多？”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得人身已，非前非后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修行满已，非前非后皆证无上正等菩提。有菩萨摩诃萨尽其寿量，能以种种上妙华鬘、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幢、幡盖、妓乐、灯明、房舍、卧具、饮食、医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正等觉。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对曰：“甚多，世尊！”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依教修行、书写流布，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倍数。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大义用，能令菩萨摩诃萨众疾得无上正等菩提。

“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居一切有情上首，欲普饶益一切有情，无救护者为作救护，无归依者为作归依，无所趣者为作所趣，无眼目者为作眼目，无光明者为作光明，失正路者示以正路，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欲行如来所行境界，欲游戏佛所游戏处，欲作如来大师子吼，欲击诸佛无上法鼓，欲扣诸佛无上法锺，欲吹诸佛无上法螺，欲升诸佛无上法座，欲宣诸佛无上法义，欲决一切有情疑网，欲入诸佛妙甘露界，欲受诸佛微妙法乐，欲证如来殊胜功德，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有一切功德善根而不能摄，无有一切功德善根而不能得。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种功德善根所依处故。”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岂于一切声闻、独觉功德善根能摄、能得？”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亦于一切声闻、独觉功德善根能摄、能得，然于其中无住无著。以胜智见正观察已，超过声闻及独觉地，趣入菩萨正性离生故，此菩萨摩诃萨众无有一切功德善根而不摄得。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邻近一切智智，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真实福田，超诸世间沙门、梵志、声闻、独觉福田之上，疾能证得一切智智，随所生处不舍般若波罗蜜多，不离般若波罗蜜多，常行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已于一切智智得不退转，于一切法能正觉知，远离声闻及独觉地，邻近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此是修时，此是修处。我能修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弃舍如是所应舍法，定当证得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解了。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是般若波罗蜜多，此是修时，此是修处，此是修者，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远离法，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所照了法，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如是知，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此非般若波罗蜜多，此非修时，此非修处，此非修者，非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一切所应舍法，非由般若波罗蜜多定能证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此中一切皆无差别。’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第二分无分别品第六十三

尔时，天帝释窃作是念：“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谛，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修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修行菩萨摩诃萨行，修行无上正等菩提，尚超一切有情之上，况得无上正等菩提！

“若诸有情闻说一切智智名字，心生信解，尚为获得人中善利，及得世间最胜寿命，况发无上正等觉心，或常听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若诸有情能发无上正等觉

心，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诸余有情皆应愿乐，所获功德，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不能及故。”

时，天帝释作是念已，即取天上微妙香华，奉散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既散华已，作是愿言：“若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求趣无上正等菩提，以我所集功德善根，令彼所求无上佛法一切智智速得圆满；以我所集功德善根，令彼所求自然人法、真无漏法速得圆满；以我所集功德善根，令彼一切所欲闻法皆速圆满；以我所集功德善根，若求声闻、独觉乘者，亦令所愿疾得满足。”

作是愿已，即白佛言：“世尊，若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已发无上正等觉心，我终不生一念异意令其退转大菩提心，我亦不生一念异意令诸菩萨摩诃萨众厌离无上正等菩提，退住声闻、独觉等地。

“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心生欲乐，我愿彼心倍复增进，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愿彼菩萨摩诃萨众，见生死中种种苦已，为欲利乐世间天、人、阿素洛等，发起种种坚固大愿：‘我既自度生死大海，亦当精勤度未度者。我既自解生死系缚，亦当精勤解未解者。我于种种生死怖畏既自安隐，亦当精勤安未安者。我既自证究竟涅槃，亦当精勤令未证者皆同证得。’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初发心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起随喜心，得几许福？于久发心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起随喜心，得几许福？于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起随喜心，得几许福？于一生所系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起随喜心，得几许福？”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憍尸迦，四大洲界可知两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憍尸迦，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可知两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憍尸迦，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为一大海，有取一毛析为百分，持一分端沾大海水可知滴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世尊，若诸有情于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不随喜者，当知皆是魔所魅著。世尊，若诸有情于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不随喜者，当知皆是恶魔朋党。世尊，若诸有情于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不随喜者，当知皆从魔界中没来生是间。所以者何？若菩萨摩诃萨求趣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若诸有情于彼菩萨摩诃萨众功德善根随喜回向，皆能破坏一切魔军、宫殿、眷属。世尊，若诸有情深心敬爱佛、法、僧宝，随所生处常欲见佛、常欲闻法、常欲遇僧，于诸菩萨摩诃萨众功德善根应生随喜，既随喜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不应生二、无二想。若能如是，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破魔军众。”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若诸有情于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深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诸有情速能圆满诸菩萨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诸有情于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深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诸有情具大威力，常能奉事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善知识，恒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善知义趣。憍尸迦，是诸有情成就如是随喜回向功德善根，随所生处，常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睹恶色、不闻恶声、不嗅恶香、不尝恶味、不觉恶触、不思恶法，常不远离诸佛世尊，从一佛国趣一佛国，亲近诸佛种诸善根，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何以故？

“憍尸迦，是诸有情能于无数最初发心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深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能于无数已住初地乃至十地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深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能于无数一生所系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深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由此因缘，是诸有情善根增进，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既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如实利乐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住无余般涅槃界。以是故，憍尸迦，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初发心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于久发心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于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于一生所系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皆应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于生随喜及回向时，不应执著即心、离心随喜回向，不应执著即心修行、离心修行。若能如是无所执著，随喜回向修诸菩萨摩诃萨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益安乐诸有情众，皆令安住究竟涅槃。”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诸法如幻，乃至诸法如变化事。云何菩萨摩诃萨以如幻心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菩萨摩诃萨等如幻心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我不见幻，亦不见有如幻之心。”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处无幻、无如幻心，汝见有是心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我都不见有处无幻、无如幻心，更有是心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处离幻、离如幻心，汝见有是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我都不见有处离幻、离如幻心，更有是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我都不见即、离心法，说何等法是有、是无，以一切法毕竟远离故。若一切法毕竟远离者，不可施设此法是有、此法是无。若法不可施设有、无，则不可说能证无上正等菩提，非无所有法能证菩提故。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所有，性不可得，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何以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毕竟远离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毕竟远离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毕竟远离故，苦、集、灭、道圣谛毕竟远离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毕竟远离故，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毕竟远离故，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毕竟远离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毕竟远离故，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毕竟远离故，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毕竟远离故，五眼、六神通毕竟远离故，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毕竟远离故，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毕竟远离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毕竟远离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毕竟远离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毕竟远离故，一切智智毕竟远离故。

“世尊，若法毕竟远离，是法不应修亦不应遣，亦复不应有所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毕竟远离故，于法不应有所引发。

“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既毕竟远离，云何可说诸菩萨摩诃萨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毕竟远离，云何远离法能证远离法？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应不可说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所以者何？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毕竟远离，如是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毕竟远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毕竟远离，一切智智亦毕竟远离。善现，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毕竟远离，可说菩萨摩诃萨证得毕竟远离无上正等菩提，如是乃至以一切智智毕竟远离，可说菩萨摩诃萨证得毕竟远离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非毕竟远离，应非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若一切智智非毕竟远离，应非一切智智。善现，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毕竟远离，得名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以一切智智毕竟远离，得名一切智智。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虽非远离法能证远离法，而证无上正等菩提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常应精勤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所行法义并为甚深。”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所行法义并为甚深，难见难觉，非所寻思，超寻思境，微密智者自内所证，不可宣说。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虽行

如是甚深法义，而于声闻、独觉地法能不作证。”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诸菩萨摩诃萨所作无难，不应说彼能为难事。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所证法义都不可得，能证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证法、证者、证处、证时亦不可得。

“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既不可得，有何法义可为所证？有何般若波罗蜜多可为能证？复有何等而可施设证法、证者、证处、证时？既尔，云何可执由此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尚不可证，况证声闻、独觉地法？世尊，若如是行，是名菩萨无所得行。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无所得行，于一切法无障无礙。

“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说此语，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忧、不悔、不沉、不没，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如是行时，不见诸相，不见我行，不见不行，不见般若波罗蜜多是我所行，不见无上正等菩提是我所证，亦复不见证时、处等。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譬如虚空不作是念：‘我去彼法若远若近。’何以故？虚空无动亦无差别，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世尊，譬如幻士不作是念：‘幻质、幻师、观众去我若远若近。’何以故？所幻之士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世尊，譬如影像不作是念：‘我去本质及我所依若远若近。’何以故？所现影像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世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无爱无憎。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爱若憎及境自性不可得故。

“世尊，如诸如来、应、正等觉于一切法无爱无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于一切法无爱无憎。何以故？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爱憎断故。

“世尊，如诸如来、应、正等觉，一切分别、种种分别、周遍分别皆毕竟断；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一切分别、种种分别、周遍分别皆毕竟断。何以故？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世尊，如诸如来、应、正等觉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世尊，如诸如来、应、正等觉所变化者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所变化无分别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世尊，如诸佛等欲有所作，化作化者令作彼事，而所化者不作是念：‘我能造作如是事业。’何以故？诸所化者，于所作业无分别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有所为故而勤修习；既修习已，虽能成办所作事业，而于所作无所分别。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法尔于法无分别故。

“世尊，如巧工匠或彼弟子，有所为故造诸机关，或女、或男、或象、马等。此诸机关虽有所作，而于彼事无所分别。何以故？机关法尔无分别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有所为故而成立之；既成立已，虽能成办所作所说，而于其中都无分别。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法尔于法无分别故。”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为但般若波罗蜜多无分别，为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亦无分别？”

善现答言：“非但般若波罗蜜多无分别，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亦无分别。”

舍利子言：“为但六波罗蜜多无分别，为色、受、想、行、识亦无分别，为眼处乃至意处亦无分别，为色处乃至法处亦无分别，为眼界乃至意界亦无分别，为色界乃至法界亦无分别，为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无分别，为眼触乃至意触亦无分别，为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无分别，为地界乃至识界亦无分别，为无明乃至老死亦无分别，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无分别，为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无分别，为苦、集、灭、道圣谛亦无分别，为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无分别，为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无分别，为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无分别，为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无分别，为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无分别，为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无分别，为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无分别，为五眼、六神通亦无分别，为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分别，为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无分别，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分别，为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亦无分别，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无分别，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分别，为有为界

亦无分别，为无为界亦无分别？”

善现答言：“非但六波罗蜜多无分别，色亦无分别，受、想、行、识亦无分别，乃至有为界亦无分别，无为界亦无分别。”

舍利子言：“若一切法皆无分别，云何分别五趣差别，谓是地狱、是傍生、是鬼界、是人、是天？云何分别圣者差别，谓是预流、是一来、是不还、是阿罗汉、是独觉、是菩萨、是如来？”

善现答言：“有情颠倒烦恼因缘，发起种种身、语、意业，由此感得欲为根本业异熟果，依此施设地狱、傍生、鬼界、人、天五趣差别。又所问言‘云何分别圣差别？’者，舍利子，无分别故施设预流及预流果，无分别故施设一来及一来果，无分别故施设不还及不还果，无分别故施设阿罗汉及阿罗汉果，无分别故施设独觉及独觉菩提，无分别故施设菩萨摩诃萨及菩萨摩诃萨行，无分别故施设如来、应、正等觉及彼无上正等菩提。

“舍利子，过去如来、应、正等觉，由无分别、分别断故，可施设有种种差别；未来如来、应、正等觉，亦无分别、分别断故，可施设有种种差别；现在十方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现说法者，亦无分别、分别断故，可施设有种种差别。舍利子，由是因缘，当知诸法皆无分别，由无分别真如、法界广说乃至不思议界为定量故。

“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应行如是无所分别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无所分别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能证得无所分别微妙无上正等菩提，觉一切法无分别性，尽未来际利乐有情。”

第二分坚非坚品第六十四之一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为行坚法？为行非坚法？”

善现答言：“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行非坚法，不行坚法。何以故？舍利子，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非坚法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坚法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非坚法故，苦、集、灭、道圣谛非坚法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非坚法故，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非坚法故，八解脱乃至十遍处非坚法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非坚法故，极喜地乃至法云地非坚法故，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非坚法故，五眼、六神通非坚法故，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坚法故，无忘失法、恒住舍性非坚法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坚法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非坚法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坚法故，一切智智非坚法故。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尚不见有非坚可得，况见有坚可得？如是乃至行一切智智时，于一切智智尚不见有非坚可得，况见有坚可得？”

时，有无量欲、色界天咸作是念：“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发无上正等觉心，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义行，不证实际平等法性，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由此因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甚为希有，能为难事，应当敬礼。”

尔时，善现知彼诸天心之所念，便告彼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证实际平等法性，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非甚希有，亦未为难。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及诸有情皆不可得，而发无上正等觉心，被精进甲誓度无量无边有情，令入无余般涅槃界；是菩萨摩诃萨乃甚希有，能为难事。

“诸天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虽知有情都无所有，而发无上正等觉心，被精进甲为欲调伏诸有情类，如有为欲调伏虚空。所以者何？虚空离故，当知一切有情亦离；虚空空故，当知一切有情亦空；虚空非坚实故，当知一切有情亦非坚实；虚空无所有故，当知一切有情亦无所有。由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乃甚希有，能为难事。

“诸天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被大悲甲，为欲调伏一切有情，而诸有情都无所有，如有被甲与虚空战。

“诸天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被大悲甲，为欲利乐一切有情，而诸有情及大悲甲俱不可得。所以者何？有情离故，此大悲甲当知亦离；有情空故，此大悲甲当知亦空；有情非坚实故，此大悲甲当知亦非坚实；有情无所有故，此大悲甲当知亦无所有。

“诸天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调伏利乐诸有情事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有情离、空、非坚实、无所有故，此调伏利乐事当知亦离、空、非坚实、无所有。

“诸天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亦无所有。所以者何？有情离、空、非坚实、无所有故，当知菩萨亦离、空、非坚实、无所有。

“诸天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事，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忧、不悔、不沉、不没，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所以者何？诸色离即有情离，受、想、行、识离即有情离，眼处乃至意处离即有情离，色处乃至法处离即有情离，眼界乃至意界离即有情离，色界乃至法界离即有情离，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离即有情离，眼触乃至意触离即有情离，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离即有情离，地界乃至识界离即有情离，因缘乃至增上缘离即有情离，无明乃至老死离即有情离，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即有情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离即有情离，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离即有情离，苦、集、灭、道圣谛离即有情离，

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离即有情离，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离即有情离，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离即有情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离即有情离，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离即有情离，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离即有情离，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离即有情离，五眼、六神通离即有情离，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离即有情离，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离即有情离，无忘失法、恒住舍性离即有情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离即有情离，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离即有情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离即有情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离即有情离，一切智智离即有情离。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五十七 第二分坚非坚品第六十四之二

“诸天当知，诸色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受、想、行、识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色离即一切智智离，受、想、行、识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眼处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耳、鼻、舌、身、意处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眼处离即一切智智离，耳、鼻、舌、身、意处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色处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声、香、味、触、法处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色处离即一切智智离，声、香、味、触、法处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眼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耳、鼻、舌、身、意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眼界离即一切智智离，耳、鼻、舌、身、意界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色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声、香、味、触、法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离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色界离即一切智智离，声、香、味、触、法界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眼识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耳、鼻、舌、身、意识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眼识界离即一切智智离，耳、鼻、舌、身、意识界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眼触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耳、鼻、舌、身、意触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眼触离即一切智智离，耳、鼻、舌、身、意触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离即一切智智离，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地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水、火、风、空、识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地界离即一切智智离，水、火、风、空、识界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因缘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因缘离即一切智智离，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无明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行乃至老死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无明离即一切智智离，行乃至老死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布施波罗蜜多离即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离，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离即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离，如是乃至诸布施波罗蜜多离即一切智智离，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内空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内空离即一切智智离，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真如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法界乃至不思议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真如离即一切智智离，法界乃至不思议界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苦圣谛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集、灭、道圣谛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苦圣谛离即一切智智离，集、灭、道圣谛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四念住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四念住离即一切智智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四静虑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四无量、四无色定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四静虑离即一切智智离，四无量、四无色定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八解脱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八解脱离即一切智智离，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空解脱门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无相、无愿解脱门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空解脱门离即一切智智离，无相、无愿解脱门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净观地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种性地乃至如来地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净观地离即一切智智离，种性地乃至如来地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极喜地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离垢地乃至法云地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极喜地离即一切智智离，离垢地乃至法云地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陀罗尼门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三摩地门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陀罗尼门离即一切智智离，三摩地门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五眼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六神通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五眼离即一切智智离，六神通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如来十力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如来十力离即一切智智离，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三十二大士相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八十随好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三十二大士相离即一切智智离，八十随好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无忘失法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恒住舍性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无忘失法离即一切智智离，恒住舍性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一切智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一切智离即一切智智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预流果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一来果乃至独觉菩提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预流果离即一切智智离，一来果乃至独觉菩提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菩萨摩诃萨行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离即一切智智离。

“诸天当知，诸一切智智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一切智智离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离。

“诸天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诸法无不远离，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忧、不悔、不沉、不没，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世尊告善现言：“何因缘故，诸菩萨摩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沉、不没？”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以一切法皆非有故、皆远离故、皆寂静故、无所有故、无生灭故，诸菩萨摩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沉、不没。

“世尊，由如是等种种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沉、不没。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若能沉没、若所沉没、若沉没时、若沉没处、若沉没者、由此沉没皆不可得，以一切法不可得故。

“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忧、不悔、不沉、不没，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皆不可得，不可施设是能沉没、是所沉没、是沉没时、是沉没处、是沉没者、由此沉没。以是因缘，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忧、不悔、不沉、不没。

“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天帝释、大梵天王、诸众生主恒共礼敬。”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但恒为诸天帝释、大梵天王、诸众生主共所礼敬，是菩萨摩诃萨亦为过此极光净天、若遍净天、若广果天、若净居天及余天众恒共礼敬。是菩萨摩诃萨亦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现说法者恒共护念。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则令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亦令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速得圆满，亦令真如乃至不思议界速得圆满，亦令苦、集、灭、道圣谛速得圆满，亦令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速得圆满，亦令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速得圆满，亦令八解脱乃至十遍处速得圆满，亦令空、无相、无愿解脱门速得圆满，亦令极喜地乃至法云地速得圆满，亦令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速得圆满，亦令五眼、六神通速得圆满，亦令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速得圆满，亦令无忘失法、恒住舍性速得圆满，亦令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速得圆满，亦令一切菩萨摩诃萨行速得圆满，亦令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速得圆满，亦令一切智智速得圆满。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为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共所护念，速能圆满一切功德。是菩萨摩诃萨当知行佛所应行处，亦正修行佛所应行故，此菩萨如佛世尊。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其心坚固，假使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为恶魔，一一恶魔各复化作尔许恶魔，此诸恶魔皆有无量无边神力；是诸恶魔尽其神力不能障礙是菩萨摩诃萨，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证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已得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达一切法不可得故。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二法，一切恶魔不能障礙，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证无上正等菩提。云何为二？一、观诸法皆毕竟空，二、不弃舍一切有情。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二法，一切恶魔不能障礙，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证无上正等菩提。云何为二？一、如所说悉皆能作，二、为诸佛常所护念。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天神等常来礼敬、亲近供养、请问劝发，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勤住空、无相、无愿。所以者何？大士，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住空、无相、无愿，一切有情无依怙者能作依怙，无归依者能作归依，无救护者能作救护，无投趣者能作投趣，无洲渚者能作洲渚，无舍宅者能作舍宅，与暗冥者能作光明，与聋盲者能作耳目。何以故？大士，如是住空、无相、无愿，即为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现在如来、应、正等觉处大众中说正法时，自然欢喜称扬赞叹是菩萨摩诃萨名字、种性及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功德。

“善现当知，如我今者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宝幢菩萨摩诃萨、顶髻菩萨摩诃萨等诸菩萨摩诃萨，及余现在不动佛所净修梵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名字、种性及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功德。现在东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彼亦有诸菩萨摩诃萨净修梵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彼诸如来、应、正等觉各于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彼菩萨摩诃萨名字、种性及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功德。南西北方、四维、上下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彼亦有诸菩萨摩诃萨净修梵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彼诸如来、应、正等觉各于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彼菩萨摩诃萨名字、种性及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功德。

“善现当知，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渐次圆满大菩提道，渐次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当得一切智智，亦为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说正法时，于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是菩萨摩诃萨名字、种性及诸功德，所谓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功德。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不断佛种，饶益有情。”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何等菩萨摩诃萨为诸如来、应、正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性及诸功德？为不退转、退转位耶？”

佛告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住不退转位，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为诸如来、应、正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性及诸功德。复有菩萨摩诃萨虽未受记，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为如来、应、正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性及诸功德。”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此所说者是何菩萨？”

佛告善现：“有菩萨摩诃萨随不动佛为菩萨时所行而学，已得安住不退转地，是菩萨摩诃萨为诸如来、应、正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性及诸功德。复有菩萨摩诃萨随宝幢菩萨摩诃萨、顶髻菩萨摩诃萨等所行而学，是菩萨摩诃萨虽未受记，而勤精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为如来、应、正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性及诸功德。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生性中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于一切法毕竟空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于一切法皆寂静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于一切法皆远

离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于一切法皆虚妄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于一切法皆是空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于一切法无所有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于一切法不自在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于一切法不坚实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

“善现，如是等菩萨摩诃萨亦为如来、应、正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性及诸功德。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为诸如来、应、正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性及诸功德；是菩萨摩诃萨超诸声闻、独觉等地，定得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诸如来、应、正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性及诸功德；是菩萨摩诃萨定当安住不退转地，住是地已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若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义趣，无疑无惑、不迷不闷，但作是念：‘如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理必然定无颠倒。’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闻般若波罗蜜多深生净信，渐次当于不动佛所及诸菩萨摩诃萨所，广闻般若波罗蜜多，于其义趣深生信解，既信解已当得住于不退转地，住是地已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是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但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疑无惑、不迷不谬，深生信解、不生诽谤，尚获无量微妙善根，况能受持、读诵通利，依真如理系念思惟，安住真如精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当安住不退转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诸法实性竟不可得，云何可说诸菩萨摩诃萨安住真如精勤修学，速当安住不退转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佛告善现：“如佛所化，安住真如修菩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安住真如修菩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来所化都无所有，法离真如亦不可得，谁住真如修菩萨行？谁当安住不退转地？谁证无上正等菩提？谁转法轮、说何等法、度何等众？世尊，真如尚不可得，何况得有安住真如修菩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此若实有，必无是处。”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如来所化都无所有，法离真如亦不可得，谁住真如修菩萨行？谁当安住不退转地？谁证无上正等菩提？谁转法轮、说何等法、度何

等众？善现，真如尚不可得，何况得有安住真如修菩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此若实有，必无是处。所以者何？善现，诸佛出世若不出世，诸法法尔不离真如，广说乃至不思议界。善现，决定无有安住真如修菩萨行，广说乃至度有情众。何以故？善现，诸法真如无生无灭，亦无住异少分可得。善现，若法无生无灭，亦无住异少分可得，谁住其中修菩萨行？谁当安住不退转地？谁证无上正等菩提？谁转法轮、说何等法、度何等众？此中一切都无所有。此若实有，定无是处，但依世俗假施设有。”

尔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极甚深，难信难解！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知诸法皆不可得，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正法，甚为难事！何以故？世尊，决定无有安住真如修菩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正法事。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都无所有，于深法性其心不惊、不恐、不怖、无疑、无滞、不沉、不没亦不迷闷，如是等事甚为希有！”

尔时，善现语帝释言：“憍尸迦，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都无所有，于深法性其心不惊、不恐、不怖、无疑、无滞、不沉、不没亦不迷闷，如是等事甚希有者。憍尸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本性皆空，于此空中都无所有，谁可惊恐乃至迷闷？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深法性其心不惊、不恐、不怖、无疑、无滞、不沉、不没、不迷、不闷，未为希有。”

时，天帝释白善现言：“大德所说一切依空，是故所言常无挂礙。譬如以箭仰射虚空，若远若近俱无挂礙；大德所说亦复如是，谁能于中而敢抗对？”

第二分实语品第六十五之一

尔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我如是说、如是赞、如是记，为顺世尊实语、法语，于法随法为正记不？”

时，佛告言：“憍尸迦，汝如是说、如是赞、如是记，谅顺世尊实语、法语，于法随法诚为正记。”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希有，世尊！大德善现诸有所说，一切依空、无相、无愿，亦依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依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依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依苦、集、灭、道圣谛，亦依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依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依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依菩萨摩诃萨地，亦依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依五眼、六神通，亦依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依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依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依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依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憍尸迦，具寿善现住诸法空，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尚不可得，况有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者可得？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尚不可得，况有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者可得？观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尚不可得，况有修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者可得？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尚不可得，况有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者可得？观苦、集、灭、道圣谛尚不可得，况有住苦、集、灭、道圣谛者可得？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尚不可得，况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者可得？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尚不可得，况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者可得？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尚不可得，况有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者可得？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尚不可得，况有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者可得？观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尚不可得，况有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者可得？观五眼、六神通尚不可得，况有引发五眼、六神通者可得？观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尚不可得，况有引发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者可得？观无忘失法、恒住舍性尚不可得，况有引发无忘失法、恒住舍性者可得？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尚不可得，况有引发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者可得？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尚不可得，况有能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者可得？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尚不可得，况有能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者可得？观一切智智尚不可得，况有能得一切智智者可得？观正法轮尚不可得，况有能转正法轮者可得？观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尚不可得，况有以此相好庄严身者可得？观无生无灭法尚不可得，况有能证无生无灭法者可得？何以故？憍尸迦，具寿善现于一切法住远离住，住寂静住，住无所有住，住无所得住，住空住，住无相住，住无愿住。憍尸迦，具寿善现于一切法，住如是等无量胜住。

“憍尸迦，善现所住无量胜住，比诸菩萨摩诃萨众所住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行住，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何以故？憍尸迦，除如来住，是诸菩萨摩诃萨众所住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行住，于诸声闻、独觉等住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以是故，憍尸迦，若菩萨摩诃萨欲住一切有情上者，应住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行住。何以故？憍尸迦，诸菩萨摩诃萨住此住中，超诸声闻、独觉等地，证入菩萨正性离生，能速圆满一切佛法，永断烦恼习气相续，能疾证得一切智智，得名如来、应、正等觉，能常利乐一切有情。”

尔时，众中有无量无数三十三天，闻佛所说，踊跃欢喜，各取天上微妙香华，奉散如来及苾蒭众。是时，众内六百苾蒭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曲躬恭敬，合掌向佛，瞻仰尊颜目不暂舍。佛神力故，各于掌中微妙香华自然盈满。是苾蒭众欢喜踊跃，得未曾有，各持此华而散佛上及诸菩萨；既散华已，咸发愿言：“我等用斯胜善根力，愿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声闻、独觉所不能住，速趣无上正等菩提，超诸声闻、独觉等地。”

尔时，世尊知苾蒭众增上意乐趣大菩提，定不退转，即便微笑。如佛常法，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金银颇胝，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其光渐摄还绕佛身，经三匝已从顶上入。

尔时，庆喜既睹斯瑞，欢喜踊跃，即从座起，礼佛合掌，白言：“世尊，何因何缘现此微笑？诸佛现笑非无因缘，唯愿如来哀愍为说。”

佛告庆喜：“是苾蒭众，于未来世星喻劫中，当得作佛，同号散华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彼佛寿量、所居国土、苾蒭弟子，一切皆同。是诸如来、应、正等觉，初生出家及成佛后，随所在处若昼若夜，常雨五色微妙香华。以是因缘故我微笑。是故，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欲得安住最胜住者，当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得安住如来住者，当行般若波罗蜜多。

“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先世或从人中没已还生此处，或从睹史多天上没来生人中。彼于先世，或在人间、或居天上，由曾广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今世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如来现见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身、命、财无所顾者，定是菩萨摩诃萨也。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五十八 第二分实语品第六十五之二

“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爱乐听闻如是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通利、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为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宣说开示、教诫教授；当知彼人曾于过去，亲从诸佛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通利、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亦曾为他宣说开示、教诫教授。

“庆喜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曾于过去无量佛所种诸善根故，于今生能办斯事。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作是念：‘我先不从声闻、独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从如来、应、正等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先不于声闻、独觉种诸善根，定于如来、应、正等觉种诸善根。由是因缘今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爱乐受持、读诵通利、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他说，能无厌倦。’

“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爱乐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通利、精勤修学、如理思惟，若义、若文、若法、若意、若毗奈耶皆能通达；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则为现见一切如来、应、正等觉。

“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生净信解，不毁不谤，不可沮坏；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于诸佛所发弘誓愿，植多善根，亦为无量真善知识之所摄受。

“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如来、应、正等觉胜福田所种诸善根，虽定当得或声闻果、或独觉果、或如来果，而证无上正等菩提，要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善达无礙，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谛，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修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令得圆满。

“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善达无礙，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令得圆满，如是乃至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令得圆满；是菩萨摩诃萨若住声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无有是处。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善达无礙，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令速圆满，如是乃至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令速圆满。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付嘱于汝，应正受持、读诵通利、无令忘失。

“庆喜当知，除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受持所余我所说法，设有忘失，其罪尚轻。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所忘失，其罪甚重。庆喜当知，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下至一句能善受持不忘失者，获福无量。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忘失者，所获重罪量同前福。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殷勤付汝，当正受持、读诵通利、如理思惟、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听受者究竟解了文义意趣，复能为他如理演说。

“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广为他说，则为受持摄取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

“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起殷净心，现于我所欲以种种上妙华鬘、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幢、幡盖、伎乐、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厌倦者，当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广为他说，或复书写众宝庄严，常以种种上妙华鬘、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幢、幡盖、伎乐、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得懈怠。

“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我，亦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现说法者，及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过去未来诸佛。

“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起净信心恭敬爱乐，即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以净信心恭敬爱乐。

“庆喜，若汝恭敬爱乐于我、不舍于我，亦当勇励倍加恭敬爱乐、不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下至一句勿令忘失。

“庆喜，我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付嘱因缘虽有无量，举要而言，如我既是汝等大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亦是汝等大师！汝等天人敬重于我，亦当敬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庆喜，我以无量方便善巧，付汝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汝当受持，勿令忘失。我今以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对诸天、人、阿素洛等无量大众，付嘱于汝。

“庆喜，我今诚言告汝，诸有净信，欲不舍佛、欲不舍法、欲不舍僧，复欲不舍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必应不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名为我等诸佛教诫教授诸弟子法。

“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爱乐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以无量门广为他说，分别开示、施设安立，令其解了精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能近圆满一切智智。何以故？庆喜，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得无上正等菩提，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

“庆喜当知，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生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当勤精进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母，生诸菩萨摩诃萨故。

“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庆喜，我以此六波罗蜜多更付嘱汝，当正受持，勿令忘失。所以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是诸如来、应、正等觉无尽法藏，一切佛法从此生故。

“庆喜当知，现在、过去、未来诸佛所说法要，皆是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之所流出。庆喜当知，现在、过去、未来诸佛，皆依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庆喜当知，现在、过去、未来诸佛、声闻、僧众，皆依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精勤修学，于无余依妙涅槃界而般涅槃。

“复次，庆喜，假使汝等为声闻乘补特伽罗说声闻法，由此法故，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切皆证阿罗汉果，犹未为我作佛弟子所应作事。汝等若能为菩萨乘补特伽罗，宣说一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即名为我作佛弟子所应作事。我于此事深生随喜，胜于汝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令证得阿罗汉果。

“复次，庆喜，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他教力非前非后皆得人身，俱时证得阿罗汉果，是诸阿罗汉所有殊胜施性福业事、戒性福业事、修性福业事。于意云何？彼福业事宁为多不？”

庆喜白言：“甚多，世尊！彼福业事无量无数。”

佛告庆喜：“若有声闻弟子能为菩萨摩诃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日夜，所获福聚甚多于彼。庆喜当知，置一日夜但经一日，复置一日但经半日，复置半日但经一时，复置一时但经食顷，复置食顷但经须臾，复置须臾但经俄尔，复置俄尔但瞬息间，是声闻人能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此声闻人所获福聚超过一切声闻、独觉诸功德故。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为声闻乘补特伽罗，宣说种种声闻乘法，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此法故，悉皆证得阿罗汉果，皆具种种殊胜功德。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所获福聚，宁为多不？”

庆喜白言：“甚多，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无量无边。”

佛告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为声闻乘、或独觉乘、或无上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日夜，所获福聚甚多于前。庆喜当知，置一日夜但经一日，复置一日但经半日，复置半日但经一时，复置一时但经食顷，复置食顷但经须臾，复置须臾但经俄尔，复置俄尔但瞬息间，是菩萨摩诃萨能为三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施，超过一切声闻、独觉相应法施及彼二乘诸功德故。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自求无上正等菩提，亦以大乘相应之法示现教导赞励庆喜他诸有情，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

“庆喜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自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教他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教他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自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教他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教他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自住苦、集、灭、道圣谛，亦教他住苦、集、灭、道圣谛；自修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教他修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自修八解脱乃

至十遍处，亦教他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自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教他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修菩萨地，亦教他修菩萨地；自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教他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修五眼、六神通，亦教他修五眼、六神通；自修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教他修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修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亦教他修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自修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教他修无忘失法、恒住舍性；自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教他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教他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教他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修一切智智，亦教他修一切智智。由是因缘善根增长，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无有是处。”

尔时，如来四众围绕，赞说般若波罗蜜多，付嘱庆喜令受持已，复于一切天、龙、药叉广说乃至人非人等大众会前现神通力，令众皆见不动如来，声闻、菩萨前后围绕，为如海众宣说妙法，及见彼土严净之相。其声闻僧，皆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得真自在，心善解脱，慧善解脱，如调慧马亦如大龙，已作所作，已办所办，弃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知解脱，至心自在第一究竟。其菩萨僧，一切皆是众望所识，得陀罗尼，获无礙辩，功德智慧犹如大海。于是世尊摄神通力，令此众会天、龙、药叉广说乃至人非人等，不复见彼不动如来、声闻、菩萨及余大众，并彼佛土严净之相。彼佛众会及严净土，皆非此土眼根所对。所以者何？佛摄神力，于彼远境无见缘故。

尔时，佛告具寿庆喜：“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国土众会，汝更见不？”

庆喜对曰：“我不复见！彼事非此眼所行故。”

佛告庆喜：“如彼如来众会国土，非此土眼所行境界；当知诸法亦复如是，非眼根等所行境界，法不行法、法不见法、法不知法、法不证法。

“庆喜当知，一切法性无能行者，无能见者，无能知者，无能证者，无动、无作。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如虚空，无有作用，能取、所取性远离故；以一切法不可思议，能、所思议性远离故；以一切法皆如幻等，众缘和合相似有故；以一切法无作、受者，妄现似有无坚实故。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能如是见，能如是知，能如是证，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不执著此诸法相。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般若波罗蜜多。

“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得一切波罗蜜多速疾圆满，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如是学者，于诸学中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无依怙者为作依怙，无归依者为作归依，无投趣者为作投趣，

无舍宅者为作舍宅，无救护者为作救护，诸佛世尊开许称赞，修学般若波罗蜜多。

“庆喜当知，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及诸如来、应、正等觉住此学中，能以右手若右足指，举取三千大千世界，掷置他方，或还本处，其中有情不知不觉、无损无怖。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威力不思议故。

“庆喜当知，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学此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无为及三世法，悉皆获得无礙智见。是故，庆喜，我说学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学中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

“庆喜当知，诸有欲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量、边际者，如愚痴者欲取虚空量及边际。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无量、无边际故。

“庆喜当知，我终不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如名身等有量、边际。所以者何？一切名身、句身、文身是有量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非有量法，非诸名身、句身、文身能量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亦非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是彼所量。”

尔时，庆喜白言：“世尊，何因缘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为无量？”

佛告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无尽故说为无量，性远离故说为无量，性寂静故说为无量，如实际故说为无量，如虚空故说为无量。庆喜当知，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皆学般若波罗蜜多，究竟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常无有尽。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譬如虚空不可尽故。诸有欲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欲尽虚空边际。

“庆喜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真如乃至不思议界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苦、集、灭、道圣谛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八解脱乃至十遍处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空、无相、无愿解脱门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极喜地乃至法云地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五眼、六神通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无忘失法、恒住舍性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一切菩萨摩诃萨行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一切智智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所以者何？如是等法无生、无灭，亦无住、异，如何可得施设有尽？”

尔时，世尊从面门出广长舌相遍覆面轮，现舌相已还从口入，告庆喜曰：“于意云何？世间若有如是舌相，所发语言有虚妄不？”

庆喜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庆喜：“汝从今去，应为四众广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分别开示、施设安立、令其易解。庆喜当知，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一切菩提分法及诸法相，是故一切求声闻乘补特伽罗、求独觉乘补特伽罗、求无上乘补特伽罗，皆应依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常勤修学勿生厌倦。若能如是常勤修学，速当证得自所求处。

“复次，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能悟入一切法相，是能悟入一切文字，是能悟入陀罗尼门。诸菩萨摩诃萨应于如是陀罗尼门常勤修学。若菩萨摩诃萨受持如是陀罗尼门，速能证得一切辩才诸无礙解。庆喜当知，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无尽法藏。是故我今分明告汝，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则为受持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庆喜当知，我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能游趣菩提道者之坚固足，亦是一切无上佛法大陀罗尼。汝等若能受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陀罗尼者，则为总持一切佛法令不忘失，与诸有情尽未来际作大饶益。”

第二分无尽品第六十六

尔时，具寿善现作如是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最甚深！我当问佛二甚深义。’作是念已，即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及佛无上正等菩提，俱最甚深不可尽故，何缘此二说为无尽？”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佛无上正等菩提，皆如虚空不可尽故，说为无尽。”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佛言：“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观色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受、想、行、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乃至意处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处乃至法处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界乃至意界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界乃至法界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触乃至意触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地界乃至识界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因缘乃至增上缘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应观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苦、集、灭、道圣谛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五眼、六神通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忘失法、恒住舍性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智智亦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观色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受、想、行、识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应观一切智智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观无明缘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行缘识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识缘名色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名色缘六处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六处缘触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触缘受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受缘爱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爱缘取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取缘有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有缘生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生缘老死愁叹苦忧恼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十二缘起，远离二边，是诸菩萨摩诃萨众不共妙观。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菩提树下坐金刚座，如实观察十二缘起，譬如虚空不可尽故，便能证得一切智智。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以如虚空无尽行住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住菩萨乘补特伽罗，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皆悉不依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善巧作意，由彼不了‘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能以如虚空无尽行住引

发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善现，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于无上正等菩提而有退转，皆由远离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菩萨摩诃萨能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一切皆依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由依如是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以如虚空无尽行住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速能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缘起法时，不见有法无因而生，不见有法无因而灭，不见有法性相常住、不生不灭，不见有法有我、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不见有法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寂静若不寂静、若远离若不远离。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当如是观察缘起，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时菩萨摩诃萨如实观察缘起法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时菩萨摩诃萨不见色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寂静若不寂静、若远离若不远离，亦不见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寂静若不寂静、若远离若不远离，如是乃至亦不见一切智智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寂静若不寂静、若远离若不远离。

“善现，若时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时菩萨摩诃萨虽行般若波罗蜜多，而不见有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亦复不见有法能见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见有如是不见；虽行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而不见有所行静虑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亦复不见有法能见所行静虑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亦不见有如是不见；如是乃至虽修一切智智，而不见有所修一切智智，亦复不见有法能见所修一切智智，亦不见有如是不见，亦复不见有法能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行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时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恶魔生大愁苦，烦冤荼毒如箭入心。譬如有人父母卒丧，身心楚痛，恶魔亦尔。”

于是善现白言：“世尊，为一恶魔见诸菩萨摩诃萨众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生大愁苦，烦冤荼毒如箭入心？为遍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亦如是？”

佛告善现：“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亦如是，各于本座不能自安。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住，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伺求其短终不能得，亦复不能恼乱障碍。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当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正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则能修满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能具足修满一切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能修满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无倒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之心而行布施，复持如是布施功德，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满布施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无倒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之心而行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复持如是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功德，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满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能修满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五十九 第二分相摄品第六十七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摄取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以无贪著、无恚吝心修行布施，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诸有情住慈身业、语业、意业，离诸罪犯。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摄取净戒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以无贪著、无恚吝心修行布施，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若有受者余恶有情，非理毁骂、嫌害、凌辱；菩萨于彼不生变异瞋忿害心、身、语加报，唯起怜愍慈悲之心，以善爱言惭愧逊谢。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摄取安忍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以无贪著、无恚吝心修行布施，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设有受者余恶有情，非理毁骂、嫌害、凌辱；菩萨尔时便作是念：‘诸有造作如是类业，还自感得如是类果。我今不应计彼所作，废修自业。’复作是念：‘我应于彼及余有情，舍心施心倍更增长，无所顾惜。’作是念已，发起增上身心精进，常行惠舍。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摄取精进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以无贪著、无恚吝心修行布施，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诸受者及余境界心无散乱，不求诸欲三界、二乘，唯求佛果。善现，是为

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摄取静虑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以无贪著、无悭吝心修行布施，持此布施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观诸受者、施者、施物皆如幻事，不见此施于诸有情有益有损，达一切法胜义空故。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布施波罗蜜多，摄取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净戒波罗蜜多，摄取布施、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戒波罗蜜多，造身、语、心三种福业，由斯福业离断生命乃至邪见，不求声闻、独觉乘等，唯求无上正等菩提。菩萨尔时安住净戒，广行布施随诸有情所须之物尽皆施与，复持如是布施善根，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不求声闻、独觉等果。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净戒波罗蜜多，摄取布施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戒波罗蜜多，若诸有情竞来分割菩萨肢体，各取持去，菩萨于彼不生一念忿恨之心，但作是念：‘我今获得广大善利，谓舍臭秽危脆之身，得佛清净金刚之身。’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净戒波罗蜜多，摄取安忍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戒波罗蜜多，身心精进恒无间断，著大悲甲发弘誓言：‘一切有情沉溺可畏暴恶难出生死苦海，我当拔置不死界中。’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净戒波罗蜜多，摄取精进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戒波罗蜜多，虽入四静虑或四无量、四无色定、或灭尽定，而不堕声闻、独觉等地，亦不证实际，随本愿力作是念言：‘一切有情沉溺可畏暴恶难出生死苦海，我今既住清净尸罗，方便引发清净静虑，定当拔置不死界中。’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净戒波罗蜜多，摄取静虑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净戒波罗蜜多，不见有法若善若非善、若有记若无记、若有漏若无漏、若世间若出世间、若有为若无为、若堕有数若堕无数、若堕有相若堕无相，唯观诸法不离真如，广说乃至不思议界，此真如等亦不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堕声闻、独觉等地，唯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净戒波罗蜜多，摄取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摄取布施、净戒、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于其中间设有种种有情之类，非理毁骂、嫌害、凌辱，乃至分割支节持去，菩萨尔时都无瞋恨，但作是念：‘此诸有情深可怜愍，烦恼鬼病扰乱身心不得自在，无依无护，贫苦所

逼。我当施彼随意所须，饮食、衣服及余种种财宝资具令无匮乏。’复持如是布施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摄取布施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于其中间设极为救自命因缘，于诸有情终不损害，乃至不起诸恶邪见。菩萨如是修净戒时，不求声闻、独觉等地，复持如是净戒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摄取净戒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发起勇猛增上精进，常作是念：‘若一有情在一踰缮那外，或十、或百乃至无量踰缮那外，或在一世界外，或十、或百乃至无量诸世界外，应可度者，我必当往方便教化，令其受持或八学处、或五、或十、或具学处，或令安住净观、种性、第八、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或令安住诸菩萨地，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尚不辞劳，况为教化无量无数无边有情，皆令获得利益安乐而当懈倦？’复持如是精进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摄取精进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摄心不乱、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伺，离生喜乐，入初静虑，广说乃至入灭想受定。是诸定中随所生起心、心所法及诸善根一切合集，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摄取静虑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于诸法中住循法观，虽以远离行相，或以寂静行相，或以无尽行相、或以永灭行相观一切法，而于寂静能不作证，乃至能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从此座起转妙法轮，利益安乐诸有情众。复持如是妙慧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安忍波罗蜜多，摄取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摄取布施、净戒、安忍、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身心精进曾无懈息，求诸善法亦无厌倦，每作是念：‘我必应得一切智智，不应不得。’是菩萨摩诃萨为欲利乐一切有情，常发誓愿：‘若一有情在一踰缮那外，或十、或百乃至无量踰缮那外，或在一世界外

，或十、或百乃至无量诸世界外，应可度者，我必当往方便教化，或令住声闻乘，或令住独觉乘，或令住无上乘，或令受行十善业道。如是皆以法施、财施而充足之，方便引摄。’复持如是布施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摄取布施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自离害生命，亦劝他离害生命，无倒称扬离害生命法，欢喜赞叹离害生命者；如是乃至自离邪见，亦劝他离邪见，无倒称扬离邪见法，欢喜赞叹离邪见者。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净戒波罗蜜多，不求三界及二乘果，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摄取净戒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于其中间人非人等竞来恼触，或复斫刺、断割支节随意持去，菩萨尔时不作是念：‘谁斫刺我？谁断割我？谁复持去？’但作是念：‘我今获得广大善利！彼诸有情为益我故，来割截我身分支节。然我本为一切有情而受此身，彼来自取己所有物而成我事。’菩萨如是审谛思惟诸法实相而修安忍，持此安忍波罗蜜多，不求声闻、独觉等地，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摄取安忍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勤修诸定，谓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伺，离生喜乐，入初静虑，广说乃至入第四静虑；于诸有情起与乐想，作意入慈无量，广说乃至入舍无量；于诸色中起厌粗想，作意入空无边处定，广说乃至入灭想受定。是菩萨摩诃萨虽修如是静虑、无量、无色、灭定，而不摄取彼异熟果，但随有情应可受化，作利乐处而于中生；即生彼已，用四摄事而摄取之，方便安立令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是菩萨摩诃萨依诸静虑起胜神通，从一佛国往一佛国，亲近供养诸佛世尊，请问甚深诸法性相，精勤引发殊胜善根。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摄取静虑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不见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苦、集、灭、道圣谛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四静虑、四无量、四无

色定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五眼、六神通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无忘失法、恒住舍性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不见一切智智若名、若事、若性、若相，如是乃至不见一切法若名、若事、若性、若相，于诸法中不起想念，无所执著，如说能作。复以如是所集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摄取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静虑波罗蜜多，摄取布施、净戒、安忍、精进、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静虑波罗蜜多，于诸有情住财、法施，谓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伺，离生喜乐，入初静虑，广说乃至入第四静虑；于诸有情起与乐想，作意入慈无量，广说乃至入舍无量；于诸色中起厌粗想，作意入空无边处定，广说乃至入灭想受定。是菩萨摩诃萨安住静虑波罗蜜多，以无乱心，为诸有情宣说正法，行财、法施。是菩萨摩诃萨常自行财、法施，亦常劝他行财、法施，常无倒称扬行财、法施法，常欢喜赞叹行财、法施者。持此善根，不求声闻、独觉等地，但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静虑波罗蜜多，摄取布施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静虑波罗蜜多，受持净戒，常不发起贪俱行心、瞋俱行心、痴俱行心、害俱行心、悭俱行心、嫉俱行心及毁净戒俱行之心，但常发起一切智智俱行作意。复持如是净戒善根，不求声闻、独觉等地，但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静虑波罗蜜多，摄取净戒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静虑波罗蜜多，修行安忍，观色如聚沫，观受如浮泡，观想如阳焰，观行如芭蕉，观识如幻事。作是观时，于五取蕴不坚实想恒现在前，复作是念：‘诸法皆空，非我、我所，谁能割截？谁受割截？谁能毁骂？谁受毁骂？谁复于中发起瞋恨？色是谁色？受是谁受？想是谁想？行是谁行？识是谁识？’如是菩萨安住

静虑波罗蜜多，审观法时能具安忍，复持如是所集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静虑波罗蜜多，摄取安忍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静虑波罗蜜多，发勤精进，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伺，离生喜乐，入初静虑具足住；寻伺寂静，住内等净，心一趣性，无寻无伺，定生喜乐，入第二静虑具足住；离喜住舍，具念正知，领身受乐，圣者于中能说能舍，具念乐住，入第三静虑具足住；断乐断苦，先喜忧没，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入第四静虑具足住。菩萨如是修一切种静虑、解脱、等持、等至，于中皆能不取其相，发起种种神境智通，能作无边大神变事。或复发起天耳智通，明了清净过人天耳，能如实闻十方世界情、非情类种种音声。或复发起他心智通，能如实知十方世界他有情众心、心所法。或复发起宿住智通，如实念知十方世界无量有情诸宿住事。或复发起天眼智通，明了清净过人天眼，能如实见十方世界有情、无情种种色像，乃至业果皆如实知。是菩萨摩诃萨安住此五殊胜神通，从一佛国趣一佛国，亲近供养诸佛世尊，请问如来甚深法义，广植无量微妙善根，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勤修种种菩萨胜行。持此善根不求声闻、独觉等地，但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静虑波罗蜜多，摄取精进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静虑波罗蜜多，观色、受、想、行、识不可得，观眼处乃至意处不可得，观色处乃至法处不可得，观眼界乃至意界不可得，观色界乃至法界不可得，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可得，观眼触乃至意触不可得，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观地界乃至识界不可得，观因缘乃至增上缘不可得，观无明乃至老死不可得，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可得，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可得，观苦、集、灭、道圣谛不可得，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不可得，观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不可得，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可得，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可得，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可得，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可得，观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可得，观五眼、六神通不可得，观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观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不可得，观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不可得，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可得，观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不可得，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观一切智智不可得，观有为界不可得，观无为界不可得。

“如是菩萨观一切法不可得故，无作无作故，无造无造故，无生无生故，无灭无灭故，无取无取故，毕竟清净常住无变。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安住法

性、法界、法住，无生无灭常无变异。是菩萨摩诃萨心常无乱，恒时安住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如实观察一切法性都无所有。复持如是所集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静虑波罗蜜多，摄取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摄取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空无所有。”

“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空无所有？”

“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观内空内空性不可得，外空外空性不可得，内外空内外空性不可得，空空空空性不可得，大空大空性不可得，胜义空胜义空性不可得，有为空有为空性不可得，无为空无为空性不可得，毕竟空毕竟空性不可得，无际空无际空性不可得，散无散空散无散空性不可得，本性空本性空性不可得，自共相空自共相空性不可得，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性不可得。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十四空中，不得色若空若不空，不得受、想、行、识若空若不空，不得眼处乃至意处若空若不空，不得色处乃至法处若空若不空，不得眼界乃至意界若空若不空，不得色界乃至法界若空若不空，不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空若不空，不得眼触乃至意触若空若不空，不得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若空若不空，不得地界乃至识界若空若不空，不得因缘乃至增上缘若空若不空，不得无明乃至老死若空若不空，不得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空若不空，不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空若不空，不得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空若不空，不得苦、集、灭、道圣谛若空若不空，不得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若空若不空，不得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若空若不空，不得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若空若不空，不得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若空若不空，不得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若空若不空，不得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若空若不空，不得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空若不空，不得五眼、六神通若空若不空，不得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空若不空，不得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若空若不空，不得无忘失法、恒住舍性若空若不空，不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空若不空，不得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若空若不空，不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空若不空，不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空若不空，不得一切智智若空若不空，不得有为界若空若不空，不得无为界若空若不空。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有情所有布施若食、若饮，及余资具皆观为空。若能施、若所施、若施福、若施果，如是一切亦观为空。

“菩萨尔时由住空观，贪著、悭吝无容得起。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分别皆不得起。如诸如来、应、正等觉无时

暂起著心、悭心；此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著心、悭心皆永不起。当知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师，能令菩萨摩诃萨众不起一切妄想分别，所行布施皆无染著。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摄取布施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受持净戒，一切声闻、独觉等心无容得起。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观诸声闻、独觉等地皆不可得，回向彼心亦不可得，回向彼地身语律仪亦不可得。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于其中间自离断生命，亦劝他离断生命，无倒称扬离断生命法，欢喜赞叹离断生命者；如是乃至自离邪见，亦劝他离邪见，无倒称扬离邪见法，欢喜赞叹离邪见者。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净戒所生善根，不求三界及二乘法，但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摄取净戒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起随顺忍，得此忍已常作是念：‘一切法中无有一法若起若灭、若生若老、若病若死、若能骂者若受骂者、若能谤者若受谤者，若能割截、斫刺、打缚、恼触、加害，若所割截、斫刺、打缚、恼触、加害，如是一切性相皆空，不应于中妄想分别。’是菩萨摩诃萨得此忍故，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于其中间假使一切有情之类，皆来诃毁、诽谤、凌辱，以诸刀杖瓦石块等，损害、打掷、割截、斫刺，乃至分解身诸支节。尔时菩萨心无变异，但作是念：‘深可怪哉！诸法性中都无诃毁、诽谤、凌辱、加害等事，而诸有情妄想分别执为实有，发起种种烦恼恶业，现在当来受诸剧苦。’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摄取安忍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为诸有情宣说正法，令住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或令住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或令得预流果乃至阿罗汉果，或令得独觉菩提，或令得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虽为此事，而不住有为界亦不住无为界，复持如是所集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摄取精进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除佛等持，于余一切声闻、独觉、菩萨等持，皆能自在随意入出。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菩萨自在等持，于八解脱皆能自在顺逆入

出。何等为八？一者、有色观诸色解脱；二者、内无色想观外诸色解脱；三者、净胜解身作证解脱；四者、超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思惟种种想，入无边空，空无边处解脱；五者、超一切空无边处，入无边识，识无边处解脱；六者、超一切识无边处，入无少所有，无所有处解脱；七者、超一切无所有处，入非有想、非无想，非想非非想处解脱；八者、超一切非想、非非想处，入灭想受定，灭想受解脱。是菩萨摩诃萨复能于九次第定，若逆若顺自在入出。何等为九？谓四静虑、四无色定、灭想受定，是名为九。是菩萨摩诃萨于八解脱、九次第定顺逆入出，善成熟已，能入师子奋迅等持。云何师子奋迅等持？善现，谓菩萨摩诃萨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伺，离生喜乐，入初静虑，次第乃至超一切非想非非想处，入灭想受定；复从灭想受定起，还入非想非非想处定，次第乃至入初静虑，是为师子奋迅等持。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于此师子奋迅等持善成熟已，复入菩萨超越等持。云何菩萨超越等持？善现，谓菩萨摩诃萨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伺，离生喜乐，入初静虑，从初静虑起，次第乃至入灭想受定，从灭想受定起入初静虑，从初静虑起入灭想受定；从灭想受定起入第二静虑，从第二静虑起入灭想受定；从灭想受定起入第三静虑，从第三静虑起入灭想受定；从灭想受定起入第四静虑，从第四静虑起入灭想受定；从灭想受定起入空无边处定，从空无边处定起入灭想受定；从灭想受定起入识无边处定，从识无边处定起入灭想受定；从灭想受定起入无所有处定，从无所有处定起入灭想受定；从灭想受定起入非想非非想处定，从非想非非想处定起入灭想受定；从灭想受定起复入非想非非想处定，从非想非非想处定起堕不定心；从不定心还入灭想受定，从灭想受定起住不定心；从不定心入非想非非想处定，从非想非非想处定起住不定心；从不定心入无所有处定，从无所有处定起住不定心；从不定心入识无边处定，从识无边处定起住不定心；从不定心入空无边处定，从空无边处定起住不定心；从不定心入第四静虑，从第四静虑起住不定心；从不定心入第三静虑，从第三静虑起住不定心；从不定心入第二静虑，从第二静虑起住不定心；从不定心入初静虑，从初静虑起住不定心。是为菩萨超越等持。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超越等持，得一切法平等实性，复持如是所集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于回向时无二心转，谓谁回向、何所回向。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摄取静虑波罗蜜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六十 第二分巧便品第六十八之一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巧便力者，发菩提心已经几时？”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已经无数百千俱胝那庾多劫。”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巧便力者，已曾亲近供养几佛？”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已曾亲近供养殑伽沙等诸佛。”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巧便力者，已植何等殊胜善根？”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发心已来，无有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所引善根而不圆满精勤修学，由此因缘，成就如是巧方便力。”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巧便力者，甚为希有！”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菩萨摩诃萨甚为希有。善现当知，如日月轮，周行照触四大洲界作诸事业，其中所有若情非情，随彼光明势力而转各成己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照触余五波罗蜜多作诸事业，布施等五波罗蜜多，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势力而转各成己事。

“善现当知，如转轮王，若无七宝不名轮王，要有七宝乃名轮王。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若离般若波罗蜜多，不得名为波罗蜜多；不离般若波罗蜜多，乃得名为波罗蜜多。

“善现当知，如有女人端严巨富，若无强夫所守护者，易为恶人之所凌辱；若有强夫所守护者，不为恶人之所凌辱。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若无般若波罗蜜多力所摄护，易为天魔及彼眷属之所沮坏；若有般若波罗蜜多力所摄护，一切天魔及彼眷属不能沮坏。

“善现当知，如勇军将妙闲兵法，善备种种坚固铠仗，邻国怨敌所不能害；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不离般若波罗蜜多，天魔眷属、增上慢人乃至菩萨、旃荼罗等皆不能坏。

“善现当知，如赡部洲诸小王等，随时朝侍转轮圣王，依彼轮王得至胜处；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随助般若波罗蜜多，由彼势力所引导故，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善现当知，如赡部洲东方诸水，无不皆趣殑伽大河，随殑伽河流入大海；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复如是，无不皆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引，乃能证得一切智智。

“善现当知，如人右手能作众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引一切殊胜善法。

“善现当知，如人左手所作不便，如是前五波罗蜜多不能引生诸胜善法。

“善现当知，譬如众流随其大小，若入大海同得咸名；如是前五波罗蜜多，要入般若波罗蜜多，乃得名为能到彼岸。

“善现当知，如转轮王欲有所趣，四军导从，轮宝居先。王及四军念欲饮食，轮即为住；既饮食已，王念欲行，轮即前去。其轮去住随王意欲，至所趣方，不复前去。如是前五波罗蜜多与诸善法，欲趣无上正等菩提，要因般若波罗蜜多以为前导，进止俱随不相舍离；若至无上正等菩提，更不前进。

“善现当知，如转轮王欲有所至，四军、七宝前后导从。尔时轮宝虽最居先，而不分别前后之相。如是前五波罗蜜多与诸善法，欲趣无上正等菩提，必以般若波罗蜜多为其前导，然此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于前五波罗蜜多最为前导，彼随从我。’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不作是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居我等先，我随彼故。’所以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及一切法，自性皆钝、无所能为、无有主宰、虚妄不实、空无所有、不自在相，譬如阳焰、光影、水月、幻事、梦等，其中都无分别作用真实自体。”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自性皆空，无实相用，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求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此六种波罗蜜多正修行时，常作是念：‘世间有情心恒颠倒，沉溺生死不能自脱。我若不修巧便胜行，不能拔济彼生死苦。我当为彼诸有情类，勤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巧便胜行，趣证无上正等菩提，脱诸有情生死大苦。’是菩萨摩诃萨作此念已，为诸有情舍施内外一切所有；既舍施已，复作是念：‘我于内外都无所舍。所以者何？此内外物空无自性，不可舍施，非唯属我。’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修行布施波罗蜜多疾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是菩萨摩诃萨为脱有情生死苦故终不犯戒。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常作此念：‘我为解脱一切有情生死苦故，求趣无上正等菩提，决定不应断众生命乃至邪见，亦定不应求妙欲境、求天富乐、求作帝释、魔、梵王等，亦定不应求声闻地或独觉地唯自解脱。’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修行净戒波罗蜜多疾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是菩萨摩诃萨为脱有情生死苦故终不发起忿恚等心，假使恒遭毁谤凌辱，辛楚诃责痛彻心髓，终不发起一念瞋恨。设复恒遭刀杖、瓦石、杖块等物捶打其身，割截斫刺，分解支节，亦不发起一念恶心。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观察一切声如谷响、色如聚沫，不应于中妄起瞋恨坏诸善品。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修行安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是菩萨摩诃萨为脱有情生死苦故勤求一切殊胜善法，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常无懈怠。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我若懈怠，不能济拔一切有情，令其远离生死大苦，亦不能得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修行精进波罗蜜多疾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是菩萨摩诃萨为脱有情生死苦故修诸胜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发起贪、瞋、痴等俱行乱心。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常作此念：‘我若发起贪、瞋、痴等俱行乱心，则不能成利乐他事，亦不能证所求佛果。’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修行静虑波罗蜜多疾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是菩萨摩诃萨为脱有情生死苦故不离般若波罗蜜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勤修学世、出世间微妙胜慧。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若离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有情不能成熟，亦不能得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观察，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由此因缘，虽一切法无实相用、自性皆空，而诸菩萨摩诃萨众勤修六种波罗蜜多常无懈倦，求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一切种波罗蜜多性无差别，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修成满故，应合为一波罗蜜多，所谓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可说般若波罗蜜多于五波罗蜜多，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性无差别，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摄持故。若无般若波罗蜜多，布施等五不得名为波罗蜜多；要依般若波罗蜜多，布施等五乃得名为波罗蜜多。是故前五波罗蜜多摄在般若波罗蜜多，由此唯一波罗蜜多，所谓般若波罗蜜多，是故一切波罗蜜多性无差别。

“善现当知，如有情类，虽有种种色身差别，若有亲近妙高山王咸同一色；如是前五波罗蜜多，虽有种种品类差别，而为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修成满故，皆入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施设差别名姓。又布施等波罗蜜多依止般若波罗蜜多，方得趣入一切智智，乃得名为到彼岸者，是故六种波罗蜜多皆同一味性无差别，不可施设此是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皆同趣入一切智智，能到彼岸，性无差别。由是因缘，布施等六，不可施设名姓有异。”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波罗蜜多及一切法若随实义，皆无此彼胜劣差别。何缘故说般若波罗蜜多于五波罗蜜多，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随实义，波罗蜜多及一切法，皆无此彼胜劣差别。但依世俗言说作用，说有此彼胜劣差别，施设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为欲度脱诸有情类世俗作用生老病死，然诸有情生老病死皆非实有但假施设。所以者何？有情无故，当知诸法亦无所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达一切法都无所有，能拔有情世俗作用生老病死，由斯故说般若波罗蜜多于五波罗蜜多，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善现当知，如转轮王所有女宝于人中女，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布施等波罗蜜多，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何缘数数赞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布施等波罗蜜多，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

佛告善现：“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普能摄取一切善法，和合趣入一切智智，安住不动故，我数数赞说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善法有取舍不？”

佛言：“不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法都无若取若舍。何以故？以一切法皆不可取、不可舍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何等法无取无舍？”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无取无舍，于受、想、行、识无取无舍，于眼处乃至意处无取无舍，于色处乃至法处无取无舍，于眼界乃至意界无取无舍，于色界乃至法界无取无舍，于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取无舍，于眼触乃至意触无取无舍，于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无取无舍，于地界乃至识界无取无舍，于因缘乃至增上缘无取无舍，于无明乃至老死无取无舍，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取无舍，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取无舍，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取无舍，于苦、集、灭、道圣谛无取无舍，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无取无舍，于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无取无舍，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无取无舍，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取无舍，于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无取无舍，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无取无舍，于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取无舍，于五眼、六神通无取无舍，于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取无舍，于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无取无舍，于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无取无舍，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取无舍，于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无取无舍，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取无舍，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取无舍，于一切智智无取无舍。”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于色无取无舍，乃至于一切智智无取无舍？”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思惟色，是故于色无取无舍，乃至不思惟一切智智，是故于一切智智无取无舍。”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不思惟色，乃至不思惟一切智智？”

佛告善现：“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于色不思惟一切相，亦不思惟一切所缘，是故不思惟色，乃至于一切智智不思惟一切相，亦不思惟一切所缘，是故不思惟一切智智。”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不思惟色，乃至不思惟一切智智，云何增长所种善根？若不增长所种善根，云何圆满波罗蜜多？若不圆满波罗蜜多，云何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若时菩萨摩诃萨不思惟色，乃至不思惟一切智智，是时菩萨摩诃萨便能增长所种善根；所种善根得增长故，便能圆满波罗蜜多；波罗蜜多得圆满故，便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要不思惟色，乃至不思惟一切智智，乃能具足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缘菩萨摩诃萨要不思惟色，乃至不思惟一切智智，方能具足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思惟色，乃至思惟一切智智则有所得，有所得故便著欲界、色、无色界；若著欲界、色、无色界，不能具足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不思惟色，乃至不思惟一切智智便无所得，无所得故则不著欲界、色、无色界；若不著欲界、色、无色界，乃能具足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具足修诸菩萨摩诃萨行，欲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当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思惟执著诸法。”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于何住？”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住色，乃至不应住一切智智。”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缘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住色，乃至不应住一切智智？”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执著故，不应住色，乃至不应住一切智智。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可于其中而起执著

及可安住。善现，如是菩萨摩诃萨以无所著及无安住而为方便，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若能如是无所执著、无所安住，精进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我能如是无所执著修深般若波罗蜜多，我能如是无所执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如是念取相执著，远离般若波罗蜜多。若远离般若波罗蜜多，则远离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亦远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远离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远离苦、集、灭、道圣谛，亦远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远离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远离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远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远离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远离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远离五眼、六神通，亦远离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远离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远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远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远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远离一切智智。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所执著，非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执著者及执著性。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都无自性可于诸法有所执著。

“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起如是想：‘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我行般若波罗蜜多。则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及深般若波罗蜜多皆无执著。’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起如是想：‘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我行般若波罗蜜多，则是遍行诸法实相。’是菩萨摩诃萨由起此想，便退般若波罗蜜多；若退般若波罗蜜多，则退一切殊胜白法。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种白法根本，若退般若波罗蜜多，则为退失一切白法。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摄受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波罗蜜多，乃至摄受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退失般若波罗蜜多，若退失般若波罗蜜多，则不能摄受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波罗蜜多，乃至不能摄受一切智智。何以故？善现，非离般若波罗蜜多，能遍摄受菩提分法，及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便于无上正等菩提定得受记。’是菩萨摩诃萨则退失般若波罗蜜多，若退失般若波罗蜜多，则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得受记。何以故？善现，非离般若波罗蜜多，可于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故。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安住般若波罗蜜多，则能引发布施波罗蜜多乃至静虑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能引发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菩萨摩诃萨则退失般若波罗蜜多，若退失般若波罗蜜多，则不能引发布施波罗蜜多乃至静虑波罗蜜多

，如是乃至不能引发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何以故？善现，非离般若波罗蜜多，而能引发安住胜法。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佛知诸法无摄受相，自证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诸法实相。’是菩萨摩诃萨则为退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现，如来于法无知、无觉、无说、无示。所以者何？诸法实性不可知觉、不可施设，云何得有知、觉、说、示一切法者？若言实有知、觉、说、示一切法者，无有是处。”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当得远离如是种种过失？”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念：‘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取，若法无所有、不可取，则无有能现等觉者，亦无有能宣说开示。’若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离诸过失。若菩萨摩诃萨著无所有、不可取法，则离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所执著、无所摄受；若于诸法有所执著、有所摄受，则离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多于般若波罗蜜多，为远离、为不远离？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于布施波罗蜜多，为远离、为不远离？如是乃至一切智智于一切智智，为远离、为不远离？世尊，若般若波罗蜜多于般若波罗蜜多，设远离、设不远离，云何菩萨摩诃萨能无执著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若布施波罗蜜多于布施波罗蜜多，设远离、设不远离，云何菩萨摩诃萨能无执著引发布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若一切智智于一切智智，设远离、设不远离，云何菩萨摩诃萨能无执著引发一切智智？”

佛告善现：“般若波罗蜜多于般若波罗蜜多，非远离、非不远离，乃至一切智智于一切智智，非远离、非不远离。是故菩萨摩诃萨能无执著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引发一切智智。何以故？善现，非即自性，非离自性，而能安住引发自性。

“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执著色，谓此是色，此色属彼；亦不执著受、想、行、识，谓此是受、想、行、识，此受、想、行、识属彼；如是乃至不执著一切智智，谓此是一切智智，此一切智智属彼。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于如是一切法无执著故，便能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能引发一切智智。何以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有所执著，谓此是法，此法属彼，则不能随意引发安住胜妙功德。

“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观色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寂静若不寂静、若远离若不远离，亦不观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寂静若不寂静、若远离若不远离，乃至不观一切智智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寂静若不寂静、若远离若不远离。是菩萨摩诃萨于如是一切法不观察故，便能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能引发一切智智。何以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有所观察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寂静若不寂静、若远离若不远离，则不能随意引发安住胜妙功德。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修行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亦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为安住苦、集、灭、道圣谛，亦为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为修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为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为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为修行菩萨十地，亦为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为修行五眼、六神通，亦为修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为修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为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为修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为修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为修行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行处，所有一切波罗蜜多及余一切菩提分法皆悉随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至处，所有一切波罗蜜多及余一切菩提分法皆悉随至。善现，如转轮王随所行处，四种勇军皆悉随行，如转轮王随所至处，四种勇军皆悉随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随有所行及有所至，所有一切波罗蜜多及余一切菩提分法皆悉随行，究竟至于一切智智。善现，如善御者驾四马车，令避险路行于正道，随本意欲能往所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善御一切波罗蜜多及余一切菩提分法，令避生死涅槃险路，行于自利利他正道，至本所求一切智智。”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为道？云何非道？”

佛告善现：“诸异生道、若声闻道、若独觉道，非诸菩萨摩诃萨道，依此不能往一切智智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引六种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道，依此定能往一切智智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能办大事，所谓示现诸菩萨摩诃萨道、非道相，令诸菩萨摩诃萨众知是道、是非道，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能办大事，所谓示现诸菩萨摩诃萨道、非道相，令诸菩萨摩诃萨众知是道、是非道，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能办大事，所谓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得殊胜利益安乐。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作无边利乐他事，而于此事无所取著。

“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能示现色所作事，而于此事无所取著；虽能示现受、想、行、识所作事，而于此事无所取著；如是乃至虽能示现一切智智所作事，而于此事无所取著；虽能示现声闻、独觉所作事，而于此事无所取著。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能引导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令趣无上正等菩提，远离声闻、独觉等地，而于诸法无生无灭，以法住性为定量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生无灭，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有情应行布施、应持净戒、应起安忍、应勤精进、应住静虑、应修般若？”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缘一切智智为诸有情应行布施、应持净戒、应起安忍、应勤精进、应住静虑、应修般若。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如是回向一切智智，则修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亦修菩萨慈、悲、喜、舍速得圆满，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常不远离如是六种波罗蜜多。若不远离如是六种波罗蜜多，则不远离一切智智。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疾证得一切智智，当勤精进修学六种波罗蜜多，当勤精进修行六种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当勤精进修学、修行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一切善根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与六种波罗蜜多常共相应，勿相舍离。”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能与六种波罗蜜多常共相应，不相舍离？”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实观色非相应非不相应，如实观受、想、行、识非相应非不相应，乃至如实观一切智智非相应非不相应，是菩萨摩诃萨能与六种波罗蜜多常共相应，不相舍离。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我不应住色，亦不应住非色，我不应住受、想、行、识，亦不应住非受、想、行、识，乃至我不应住一切智智，亦不应住非一切智智。何以故？色非能住非所住，受、想、行、识亦非能住非所住，如是乃至一切智智非能住非所住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能与六种波罗蜜多常共相应，不相舍离。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以如是无住方便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善现，譬如有人，欲食庵没罗果或半娜娑果，先取其子于良美田而种植之，随时溉灌守护营理，渐次生长芽茎枝叶，时节和合便有华果，果成熟已取而食之。如是，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先学六种波罗蜜多，复于有情或以布施、或以爱语、或以利行、或以同事而摄受之；既摄受已，教令安住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既安住已，解脱一切生老病死，证得常住毕竟安乐。菩萨如是当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于诸法不藉他缘而自悟解，欲能成熟一切有情，欲于佛土能善严净，欲疾安坐妙菩提座，欲能降伏一切魔军，欲疾证得一切智智，欲转法轮脱有情众生老病死，证得常住毕竟安乐，应学六种波罗蜜多，以四摄事方便摄受诸有情众；既摄受已，应令安住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菩萨如是勤修学时，应于般若波罗蜜多常勤修学。”

本经缺字对照（1 种 / 1 处）

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矛+賛]	□	1	无字可补（CBETA 缺字库亦无）